

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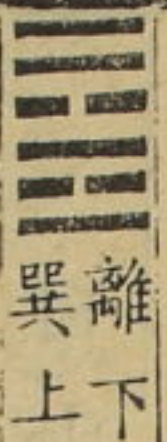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十一

後學成德



離上

伊川先生曰家人序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內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內而出也自內而出由家而而字及於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內外為家人之道明於內而異於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於家行於家者則能施於國至於天下治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內而出之象為家人之義也文中子書以明內齊外為義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



也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  
乎乾乾非有戰義也

傳易

東萊呂氏曰大抵人之困窮當反於內故明夷之後次  
以家人蓋傷於外者必反於家自昔聖賢所以成就如  
孟子所稱傅說膠鬲之流皆自憂患中來後世人處憂  
患所以不能成就者只以其但知憂愁感迫而不能反  
於內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也伊川云正倫篤  
恩義此兩句最當看常人多以倫理為兩事殊不知父  
子有親夫婦有別所謂倫也能正其倫則道之表裏已  
在矣常人多以用私為恩施公為義殊不知能恩其所  
恩即是義也若正篤二字尤當玩味蓋倫理在彼正之  
在我恩義在彼篤之在我倫理初未嘗亂人自不正耳  
恩義本未嘗虧人自不篤耳若看得正篤兩字可與論

學矣

說易

家人利女貞

伊川先生曰家人之道利在女貞女貞則家道正矣大夫  
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  
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傳易

白雲郭氏曰大學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  
天下平則一家之治所以為治國治天下之本也而家  
人之道亦與治國治天下之道皆一也齊家自夫婦始  
故舜觀厥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則利  
女貞者又家道之本也此與詩首關雎言后妃之德同  
意

說易

新安朱氏曰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內各



得其正故為家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止則外  
无不正矣本義

東萊呂氏曰大抵正於己其正尚未至惟及於人方謂  
之正故曰利女貞伊川曰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  
正不獨身而能及人則家道成矣易說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弟夫婦夫婦  
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伊川先生曰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  
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  
大義也○家人人字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  
也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有嚴  
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

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  
定矣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家人治內之道也風能入火風自火出則火  
勢熾矣言之化可以正家化自家出則家道盛矣

龜山楊氏曰家人之義以順為正故利女貞至於婦子  
嘻嘻則失家節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家人之名卦以二五也二五正男女之位  
而曰天地之大義者由人事言之則男女所以為家人  
自道言之則天地男女一也故男女正有天地之大義  
存焉然聖人畫是卦而名以家人者豈真一家之事而  
已哉內之脩身外之治國治天下大而至於天地之義  
舉家人皆足以明之道之要者无以易此此聖人名卦  
之義也且家人之義以正家為主正家之主尊而嚴者



父母也父母盡尊嚴之道以正一家則父子子兄弟  
 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家正則國治國治而天下  
 定其道一也故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  
 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无它焉善推其所為  
 而已善推其所為斯足以究正家而天下定之義易說  
 漢上朱氏曰外巽內離離明也易傳曰外巽內明處家  
 之道然卦以長女中女為象者女以男為家家人以女  
 為奧主故曰家人此合兩體言家人也家人自遜來无  
 妄變也互巽變離六二正離為女女正位乎內也震變  
 互坎六四正坎為男男正位乎外也女正位乎內然後  
 男正位乎外女不正而能正其外者无有也天地坎正  
 位乎北離正位乎南南北定位東西通氣而天地化生  
 萬物故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

義也此以六四而下言家人利女貞也五君之位也乾  
 九五者父也乾為剛嚴无妄坤居四上配乾五為母以  
 坤變乾為離歸尊於父父母之於家人其嚴有君道家  
 人猶臣妾也子之事父母婦之事舅姑雞鳴而朝非君  
 道乎易傳曰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故曰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此以九五而下言家人正  
 家之道也乾為父坎為子上子下父子正也巽為長  
 女離為中女孟上仲下兄弟正也坎為夫離為婦夫上  
 婦下夫婦正也乾為天五爻各得其位天下定也故曰  
 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矣此以上九而下推廣正家之道也夫正家之道始  
 於女正女正而後男正男女正而後父母嚴父母嚴而  
 後家道正家正而後天下定家者天下之則也孟子曰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彖辭如此  
在卦氣為五月故太玄準之以居傳易

新安朱氏曰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嚴君亦  
謂二五天下定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  
卦畫推之又有此象義本○問家人有嚴君焉程傳云家  
人之道必有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如此則嚴君作  
兩字說舊來諸家只作一字說如何先生曰所尊嚴之  
君長也語

東萊呂氏曰彖以卦才言二居內卦之中女之正也九  
五居外卦之中男之正也然正位二字最當看天下事  
如器用若去合頓處頓便无一事所以乖爭陵犯緣於  
不合頓處頓了故男本當在外女本當在內知其在此  
而位之於內知其在外而位之於外則一家自然无事

矣天之所以上地之所以下其義亦不外此也推而言  
之為君者止於仁為臣者止於忠各止其所當止則天  
下无餘事矣說易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伊川先生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  
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  
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  
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內也言慎行脩則身正而家治  
矣傳易

橫渠先生曰家道之始始諸飲食烹飪故曰風自火出○  
家人之道在於烹爨一家之政樂不樂平不平皆係乎此

並易說  
上蔡謝氏曰或問言有物而行有常如何是有物曰妄



則无物是不誠也不誠无物誠者物之終始終始者有常之謂也物則是箇實存誠則有物問敬是存誠之道

錄

否曰須是體便見得  
廣平游氏曰欲齊其家先脩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

乎

說易

龜山楊氏曰風自火出由內及外以風天下之象也言

忠信則有物行篤恭則有常无稽之言是无物也暴慢

邪僻是无常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風外也火內也風自火出由內而之外也

脩身內也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是猶風自火出之道

也言有物而行有常君子之脩身也非禮勿言則言有

物矣非禮勿動則行有常矣是以乾之九二自庸言之

信庸行之謹終至於盡君德家人自言有物行有常終

至於正家而天下定其義一也故孟子三國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又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也其是之謂乎

說易

漢上朱氏曰巽風離火風自火出也說卦巽為木為風

黃帝書曰東方生風風生木又曰火疾生風蓋風火同

生於木風自火出由內及外家人之象夫風緣火火緣

木未始相離君子體之故言有事實行有常度自初至

五體噬嗑頤中有物言有物也无妄震為行六四行不

失正行有常也言行有法則家人化之

傳

新安朱氏曰身脩則家治矣

義本

○風自火出家人是火

中有風如一堆火在此氣自薰蒸上出是也○或問風

自火出如燈燄上氣出如何荅曰固是此卦之大象指



爐中火曰亦如此火氣上薰炙也

語錄

東萊呂氏曰火熾則風生火既熾則不患風不猛德既盛則不患家不化故君子觀象治家惟善於言行而已知風化之行在已不在外故自反之於身夫身之所出者不過於言行故言有物而行有常物者有事之謂常人信口而發及究其實更无一事故君子有事而後有言故曰有物常人之行行之於始而不能行之於終惟君子終始如一故有常夫言之无物猶可以欺外至於在家之人則必究其實故在家之言尤不可以无物行之无常猶可以飾一時至於在家之久則必暴露故在家之行尤不可以无常伊川云一言一動不可易也不可易三字最當看人才懷不可易之心則言自然有物行自然有常凡看易傳須當細看且如看家人傳正家

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司馬溫公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正家須正之於始乃易為力故王弼言當治之於始也伊川言羣居必有悔夫羣居相聚則忌刻疾害无所不有故於羣居之時最見悔處若不常自檢點則乖爭陵犯无所不有須防之於始而後可亡其悔象曰志未變也伊川云於正志未流散之前而閑之正之一字最要看夫人之心本正迨夫流散然後失正於其正未變之前而用之何往而不正哉

易說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伊川先生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唯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禮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



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為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能自守者况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為婦人之道則其正也以柔順處中正婦人之道也一本也字上有則其正三字以柔順處中一本元此五字故在中饋則得其正而吉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卑巽者也故為婦人之貞吉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柔順中正得女之正也婦人无遂事從人而已故无非无儀唯酒食是議易說

白雲郭氏曰柔言夫夫婦婦六二所謂婦婦者也婦人從夫无遂事婦之道也居中主饋婦之職也詩所謂无

非无儀唯酒食是議是也二者六二之所以貞吉也然正家者夫也從夫者婦也故以順巽為吉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主婦之位坤得位上從乾五乾夫道也

地道无成婦人從夫无所遂事者順也故曰无攸遂坎水離火而應巽木女在中當位烹飪而主饋事順也故曰在中饋順以巽者婦人之正也正則吉故曰貞吉六二不動而吉者以此故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詩曰无非无儀唯酒食是議孟子之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暴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脩而无境外之志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内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東萊吕氏曰六二女正位乎内者也女之處乎内必有所聽命而不敢專故无得自遂然此一爻伊川則以為二以陰柔之才而居陰无所為而可朱子發之說則以為女在内无所遂如大夫无遂事之類若以彖辭看當



從朱子發說蓋九五爻在外專說男子則此爻專為

女子說

易說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伊川先生曰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  
嗷相類又若急束一作速之意九三在內卦之上主治乎內  
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乎  
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無傷故必  
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寬猛  
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  
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  
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無節也自恣無節  
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蓋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無傷

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無度乃法  
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嘻嘻之甚則  
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至於凶故未遽言凶  
也○未失也者雖嗃嗃於治家之道未為甚失若婦子嘻  
嘻是無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位為過中則履非得宜與其慢也寧嚴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以陽居陽尚剛嚴以治家者也法不  
閑於始恩不得於眾純以嚴治家人所以嗃嗃也嗃嗃  
者謹言以聚議也治家而不免家人議之悔且厲也彼  
雖議我我未失道悔厲猶吉也若過於剛嚴責善已甚  
賊恩之至皆有離心婦子嘻嘻失治家之節終吝道也  
嘻嘻嗟怨之聲也

龜山楊氏曰家人有嚴君焉而九三所以限制內外未



失也婦子以順說為事而至於嘻嘻則失節矣蓋剛過非婦子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嗚嗚剛嚴之意也嘻嘻歡悅之情也剛嚴之道悔厲由生雖非中道而終吉无凶歡悅之情固人所喜而以恩掩義分日以亂情愛雖隆終吝之道也九三過中故或悔厲然聖人之道貴有終與其失家節而終吝固不若終吉而悔厲未為失也由是而言則閑家之道當以嚴分為先此家人所以稱嚴君歟然有嗚嗚之嚴使无悔厲雖王假有家之道不過於此是雖非九三所能盡實自嗚嗚積而致之耳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内之主也嗚嗚陸法言曰嚴厲貌易傳曰有急速之意陽居三剛正過中巽為風為號離火炎上聲大且急嚴厲之象骨肉之情望我以恩而治家太

嚴傷恩矣能无悔乎拂其情

能无厲乎然法度立倫

理正小大祇畏以正得吉未

大失也故辭曰家人嗚

嗚悔厲吉象曰未失也坎子離婦三動不正與一相易

離成震兌離目也震動也兌說也坎兌為節坎動兌見

失節也目動聲出而說嘻嘻也吉樂无節其終必至於

亂倫瀆理蕩而不反雖欲節之有不得而節者吝也故

辭曰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失家節也二者治亂之別京

房曰治家之道於此分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嗚嗚

嚴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嗚嗚之反

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為應故兩言之本義○先生因

喫茶罷曰物之甘者喫過必酸苦者喫過却甘茶本苦

物喫過却甘問此理如何曰也是一箇道理如始於憂



勤終於逸樂禮而後和蓋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都是此理錄語

東萊呂氏曰九三以陽處陽是以嚴治家者也夫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寧失於嚴嚴則无寬裕雍和之道而有悔厲然未至於有失故終則吉寬則失治家之節大節既失縱溢放肆何所不至故雖見其寬裕終必吝矣大抵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治家之道在乎嚴故與其嘻嘻寧若嗃嗃此爻如對兩家而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濟濟有禮則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以歌舞為樂則可以知其必敗易說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

為安處之義巽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一无其富者也

居家之道能保有一无其富則為大吉也四高位而獨

富者於家而言高位家之尊也能有其富是能保其家也

吉孰大焉○以巽順而居正位正而巽順能保有一无其富者也

富者也富家之大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順在位故能長保其富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以陰居於巽下承乎九五以順為正

无非无儀者也家人之順皆若是則家道富盛无所不足故大吉

龜山楊氏曰柔而巽順婦德也故内和理而家可長久

矣故富家大吉猶詩所謂宜其家人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修身齊家由内出外至於巽體家道

成矣故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上九威如終吉



也六四之富豈金玉布帛而已哉蓋必有其道矣其道何如父父子子兄弟夫婦是也家道之富无以加於此故其為吉莫大焉然得其道謂之順失其道謂之逆父父子子順也父不父子不子逆也彖言家人家道正則父子兄弟夫婦各安其分而无逆焉故曰順在位也在禮亦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易之所謂富猶禮之所謂肥也禮以人之肥家之肥國之肥天下之肥是謂大順象言順在位則禮之大順是也齊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夫有國有家者以有粟為國矣而有不得而食者其富有甚於粟也孔子於家人之彖言父父子子兄弟夫婦及對景公則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知家人之道推之國則國治道一而已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四本无妄之三進而在位巽體而順二陽為實積其上富家也上有承下有應巽以事上則親順以接下則從夫奢則不遜而富者怨之府六四如此故能安處其位有家之實陽為大正則吉富家大吉也治家之道以剛正威嚴為善戒在於柔順故家人初三五皆吉上九威如終吉二與四柔也於治家无取故二以柔順卑巽者婦人之正也非男子所宜也四巽體而順在位者滿而不盈保其家者也非治家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六四以六居四是以陰居陰順也又是巽體亦順也富者人之所忌當家道富盛之時最是難處既為富家又迫近九五剛暴之君正在多難之地惟六



四則可免蓋无好勝之心而以和易處富自然得吉何者人道惡盈而好謙六四乃處富之道以其巽順而已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然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此六四之謂也

說易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內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脩身以齊家家正則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

恭己於外二正家於內內外同德可謂至矣○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脩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為假有家之道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有應在二得男女內外家道大正足以化成天下故王假之說易

藍田呂氏曰九五以剛處尊屬中體巽以道治其家上下相親法行而恩浹有嚴君之治焉故曰王假有家得治家之本矣未不足憂故曰勿恤吉

龜山楊氏曰剛中而巽極有家之道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下之內治后聽之也故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此非閑有家者所及也故勿恤吉說易白雲郭氏曰九五父道也父母為嚴君故父與王其道



一也況家國之治寧有二乎是以非王道之至不足以  
 有家非有家未見其能正天下也此家人之道所以正  
 家而天下定矣勿恤吉者王假有家母憂天下之不定  
 也天下定則吉孰大焉然父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  
 婦同大順而无逆焉者交相愛之義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乾為王假至也王極乎有家之道正家  
 以定天下則至矣故曰王假有家五剛而巽乎外二柔  
 而順乎內中正相應心化誠合則上下內外互相親睦  
 故曰交相愛也交相愛者相與於中之象也王假有家  
 達之天下至於交相愛則天下不勞而治矣勿恤乎吉  
 可也五動成離有伏坎坎為憂恤不動坎伏正則吉三  
 代之王正心誠意脩乎閨門之內不下席而天下治何  
 所憂哉故辭曰勿恤吉象曰交相愛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假至也如假于太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  
 也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  
 於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蓋聘納后妃之吉占  
 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本義○問家人卦王假有家  
 先生曰有家之有只是如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  
 有謂有三德者則夙夜浚明於其家有六德者則亮采  
 於其邦有是虛字非如奄有四方之有也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男正位乎外者也  
 夫男正者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治家之道  
 无一不至然後為至如堯舜文王是也故曰王假有家  
 夫王者之治天下必先正其家故大學曰古之欲明明  
 德於天下者必先齊其家文王刑于寡妻其於治家之  
 道无纖毫不至家道既至則天下不勞而自治矣故曰



勿恤吉若家道未至則安得而不憂乎伊川云有家之道既至則勿恤而吉既之一字寓意深矣象曰交相愛也言有家之道至則內外相愛而无一毫之不善矣夫所謂勿恤吉者非謂懈怠而不理也蓋家道未成則朝夕之間警恐畏懼未嘗少寧家道既成則勿恤可知矣

易說

止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伊川先生曰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眾人自化為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況欲使一作使眾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

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

○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故云反身之謂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尊故威如身脩而家齊故終吉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以剛居終有始有卒道可繼也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反身不嚴人將安信故有孚威如終乃吉也

龜山楊氏曰家之本在身故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上九家道之成也巽而以順終反身而誠者也故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所謂有孚威如終吉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家人之始在於閑及其能成在於信究終



始不可變者威如之吉而已威自我出也孟子曰家之本在身故威如之吉克保其終者非反諸其身蓋不能也象既明言有物而行有常而此又言反身之謂者家人之道所以成始成終者脩身而已且恩愛人之常情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所不能无而過之者多矣至於明信嚴分或為情愛所奪則家人嚴君之義未盡其道故上九以有孚威如終之威如之吉未備君子必自反也然是道也內之則可以正心脩身外之則可以治國治天下惟明家人終始之義允執其中而內外之道至矣是以詩首關雎則見文王化天下之道所謂王假有家者也聖人序詩之意蓋亦深矣

易說

始也威如終則正而見信威如終吉也上九卦之終坤為身九動反正反身之謂也威非外求反求諸身而已反身則正正則誠誠則不怒而威夫誠所以動天地者也況家人乎聖人以治家之道莫尚於威嚴慮後世不知所謂威嚴者正其身也或不正而尚威怒則父子相夷愈不服矣安得吉故於上九發之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石慶家人有過輒不食家人謝過而後復是亦反身也易傳曰慈過則失嚴恩勝則掩義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威如之吉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義本

東萊呂氏曰上九專於恩則失之偏故濟之以威則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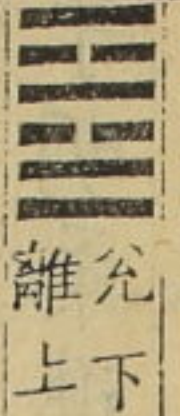
其中然吾之威嚴不出於孚誠則亦剛暴之威而已故必出於至誠則其威乃威也故得其家道之終吉治家而无威嚴則不能常久威嚴而不孚信則人不服故有孚威如則吉也在我者不先有孚信而以威嚴率人則人將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何以致家之齊乎象曰反身之謂天下之事无過反身必曰反身者謂孚自我出不當任威當反觀吾之誠否可也因是而推之則凡泣政治民千條萬緒无過自反而已

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十一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十二

後學成德



兌下 離上

伊川先生曰睽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為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為

睽義傳

睽小事吉

伊川先生曰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雖處睽時而小事吉也易傳○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繇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

周行已錄



白雲郭氏曰有睽之事有睽之時睽本小事而大人有睽者遇睽之時也遇睽之時大有為亦難矣是以小事吉蓋睽之常也

易說

新安朱氏曰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為睽然以卦德言之內說而外明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

本義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濂溪先生曰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

通書

伊川先生曰彖先釋睽

一元義一作睽字意

次言卦才終言合睽

之道而贊其時用之大火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為睽義中少二女雖同居其志不同行亦為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歸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者卦才如此所以小事吉也兌說也離麗也又為明故為說順而附麗於明凡離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也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於小事吉也五以



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應二而睽之時  
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於巷五噬膚則无咎也  
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後能合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  
合睽之道也見同之爲同者世俗之知也聖人則明物理  
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  
明之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  
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  
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  
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爲能同  
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睽趨異而不相合也物有異而同者天地  
男女是也有同而異者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是也異

而同者迹異而心同孟子曰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君  
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又曰禹稷顏回同道曾子子思  
易地則皆然是也同而異者迹同而心異孟子曰有伊  
尹之志則可苟无伊尹之志則篡也魯人曰柳下惠固  
可吾固不可是也

龜山楊氏曰天運乎上地止乎下天地固睽矣然一動  
一靜而變化成焉其事則同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  
內男女固睽矣然夫夫婦婦而家道成焉其志則通也  
飛潛動植之異宜剛柔遲速之異齊萬物固睽矣然方  
以其類聚物以其羣分不相悖焉其事則類也聖人深  
足以通天下之志幾足以成天下之務則可以合天下  
之睽而用之矣睽之時用豈不大矣哉說易○睽乖也又  
言天地睽而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則乖爲善蓋一



字兩用南都語錄

白雲郭氏曰火澤无相得之性二陰有難和之情所以為睽火性上今動而上澤性下今動而下方之天水違行蓋其小者雖不成訟亦為睽也然澤中有火謂之革上火下澤謂之睽革以不相得之性上不相交火自下而上澤自上而下其勢必遇而相息又不若睽之相違而不遇也小事吉者自卦論之初說而終明其道非睽也自爻論之六五上行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其事非睽也其為吉也宜矣凡卦皆二義睽之彖先言睽之所以為睽睽之道也後言睽之時用則聖人用睽之時也睽非大人事故上言小事吉而聖人有用睽之道故下言大矣哉蓋文王言其常而孔子極其用也非孔子不知其大也天高地下睽也男尊女卑睽也萬物散殊亦

睽也天地雖睽不害於同事男女雖睽不害於通志萬物雖睽不害於事類蓋睽之道必體睽而用合然後有濟孔子懼人不明其大故特曰時用大矣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火動而上兌澤動而下火澤之睽也中少二女同居於家而所歸之志各異二女之睽也故曰睽此以兩體言睽也睽本同也離兌同為女而至於睽者時也故睽自家人反明本同也本不同則无睽惟本同故有合睽之道自離兌言之說而麗乎明自家人六二之五言之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說則順民麗乎明則擇善柔得中則柔而不過應乎剛則取剛以濟柔是以小事吉夫說而麗明柔得中而應剛不可以作大事何也以柔進上行而得尊位也睽之時人情乖隔相與者未固非剛健中正不能合天下之睽如睽之柔



其才纔足以小事吉也故曰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  
 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此合兩體卦變而言處睽  
 之道也天地男女萬物一氣也得其所同則睽者合矣  
 剛上柔下天地睽也天降地升生育萬物其事同也坎  
 外離內男女睽也男上女下乃有室家其志通也坎見  
 震毀萬物睽也陽生陰成物无二理其事類也非本同  
 也其能合乎大人以是能用天地能用男女能用萬物  
 乖者復合混而為一以至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故  
 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  
 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此惟原一卦以論合睽之  
 道也在卦氣為十一月故大玄準之以戾傳  
 新安朱氏曰睽火動而上至其志不同行以卦象釋卦  
 名義說而麗乎明至小事吉以卦德卦變卦體釋卦辭

天地睽而其事同至大矣哉極言其理而贊之本義睽  
 皆言始異而終同之理○兌少女離中女以陰柔之性  
 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並語  
 東萊呂氏曰易之序最當看家道一失節不正必至於  
 睽乖故家人之後次以睽為卦離上兌下火之性炎上  
 則愈動而愈上也澤之性潤下則愈動而愈下也一上  
 一下初不相親所以為睽睽既孤離猶有吉者有二五  
 也夫當睽之時本不能吉惟其卦才有吉之道雖不能  
 大有所為亦可彌縫而致小吉也二女同居而志不同  
 譬如君子與小人同室而處本未嘗睽而其志已相去  
 不啻千里之遠此居雖同而志則不同也所以為睽之  
 義○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僅能小  
 事吉處睽者其可易邪九二居下體之中是說而麗乎



明也六五居上體之中下應於二是柔進而上行又得中而應乎剛君降志以應乎剛明之臣臣盡道以輔乎柔順之君君臣之間盡道相與於睽乖之時雖不能大有所為亦可以小吉大抵天下之治患君臣之不相與今也君臣上下相與如此乃止於小吉何哉蓋天下之治主乎君睽之時六五為君其質本弱雖欲強之一歸於治有所不能亦如伊尹一人耳在成湯時則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格于上帝蓋太甲資質本弱不及於湯故也○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睽之時用大矣哉時用二字最當看伊川云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合之一字尤當看夫萬物之異如此而欲合之將如之何曰予一以貫之正合睽之道也

說

不同而同歸於理講論文字為說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同而異語意與用晦而明相似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又問睽卦无正應而同德相應者何先生曰无正應所以為睽當睽之時當合者既離其離者却合也○問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先生曰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上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它此處伊川說得甚好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世之所謂相反者无如水火而其理初未嘗有異故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一陰一陽互為其用君



子須是得同而異之理方可以盡睽之義然彖言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三句則自異而同此則言同而異蓋聖人使人於同之中觀其異異之中觀其同非知道者不足識此易說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

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己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眾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讎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睽離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其不一作未能得也若以惡人而拒絕之則將眾仇於君子而禍咎至矣故必見之所以免避怨咎也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並易傳橫渠先生曰履睽之始悔也能以貴下賤故悔亡馬復屈下惡人能免於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睽之初不可以有行也故喪馬天地萬物皆睽而復同則睽極必反天下之常理也故勿逐自復夫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喪而逐之其失愈遠然天下方



睽以剛在下而无可行之資直道而往則害者至故見惡人无咎子見南子是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九无應有悔之象居睽而說道存焉故悔亡也喪馬初睽也逐之則成其為睽不可合矣勿逐自復用同而復也惡人與己異者也見之所以同而異也能同而異何咎之有柳下惠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象所謂同而異而初九見惡人其義一也見者遇之而勿絕之辭非必欲見之也子見南子之見是也孔子初不見陽貨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先也在魯衛之禮不同非不見惡人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睽之始剛而无應動則不正故有悔四坎馬也四不與初以剛自守喪馬不逐也睽諸爻皆有應

四獨无與安得不動而求初乎四動之初初往復成坎馬勿逐自復也故悔亡四不正而險惡人也離目為見初往之四有離見惡人也之四雖不正以辟咎故无咎天下惡人衆多疾之已甚人人與君子為敵是睽者既合而復睽斯亦君子之咎也然初守正四動而後初見之夫子見陽貨陽貨先也故不得不見若屈己而先見之睽非不合矣見之可也從之不可也易傳曰古之聖人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綏讎敵為臣民由弗絕也易傳新安朱氏曰上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悔亡矣故有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然亦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孔子之於陽貨也義本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正應為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



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者識此則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覬其得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塗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已屈道也○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並易傳

白守正居中故能求主于垂喪之際不失其

主有不可顯遇之時

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二剛中而應而當天下方睽之時非期於有應也故有遇主之辭焉然遇之外常道也故于巷若子房引四皓輔太子之類是已雖然遇主于巷惟睽之時可也易說○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智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无勇矣而齊王以是為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无足為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於人君之邪心不可為也然而孟子不以為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過之其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閉其邪心引之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也孟子解



白雲郭氏曰在睽諸爻皆以見遇為言是以君子貴夫  
 同而異也二五正應雖睽易合蓋男女通志之義故遇  
 主于巷也說文言巷里中道也里中之道出門則遇之  
 言遇主之易也方睽之時遇主之易而无咎者不失正  
 應之道故也古之君子難進易退況睽之世乎孟子曰  
 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苟不由其道則其  
 進易矣九二遇主于巷若甚易然疑其類於不由其道  
 者故象特言其未失道也初九之无咎異於時九二之  
 无咎同於道故不待喪馬勿逐而後自復亦不待見惡  
 人而後可辟咎也同人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睽之九  
 二實似之

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二以剛中之德遇六五濟睽之主人情  
 睽離之時二五皆非正應五來求二兌變震艮睽者家

人之反艮為門為徑家門之有徑者巷也二往應之離  
 變巽巽東南主人位也五來求二二適往應是以相遇  
 故曰遇主于巷遇者不期而會巷委蛇曲折而後達睽  
 而欲合故如是之難然二五得中震為大塗合睽者如  
 是乃為得中未失道也易傳曰巷者委曲之塗也非邪  
 僻由徑也遇者逢會之謂非枉道詭遇也至誠以感動  
 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  
 如是而已故云未失道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  
 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為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義本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  
 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伊川先生曰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况當睽離之際



乎三居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於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與曳牽於後也牛掣阻於前也在後者牽曳之而已當前者進者之所力犯也故重傷於上為四所傷也其人天且劓天鬣首也劓截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隔止之三雖陰柔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不合於二與四睽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反是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在二陽之間所以有如是艱厄由位不當也无初一有有終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

而固守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乘剛遇敵輿衛皆困

易說

龜山楊氏曰澤動而下故輿曳火動而上故其牛掣輿曳而掣則其事睽而不同矣尚能有行乎其人天且劓劓者絕其通絕其通則其睽極矣睽極而反故无初有終蓋天地萬物則睽而後其事同男女則睽而後其志通睽而至於其極者皆天也豈人為哉故曰天且劓易說白雲郭氏曰六三陰柔居二剛之間當睽之世欲求速合蓋亦難矣故有見輿曳其牛掣之象見輿曳欲從而求合也其牛掣則違而致睽也時之方睽動輒乖異豈人力也哉天道然也然六三致牛掣之睽豈六三之罪邪時使之然故曰其人天且劓譬猶无妄之災非人所致孟子亦曰行止非人所能也无初者遇二剛而不得



進也有終者睽道終極則反而從應也象言位不當者以陰位柔急於求濟故見輿曳而欲從焉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於睽時處不當位介於二剛之間其柔不能自進上九之剛雖非正應欲往而遇焉二剛侵凌莫之與也三坤為輿為牛離目為見四前剛為角離火欲上坎水欲下見輿曳也離上角仰也坎下角俯也一仰一俯牛頓掣也鄭康成作輿輿牛角踴也踴起而復下亦頓掣也見輿曳而不行其牛俯仰而頓掣言四扼於前者如此也二乾為天三坎之柔為髮而兌毀之髮其首也馬融曰刻鑿其額曰天易傳曰髮其首為天以象考之易傳為是伏艮為鼻兌金制之刑其鼻也其人天且劓者言其人既為四扼於前猶力進而犯之又為二制於後出處不當位故人情上下惡之然動得其

正睽極則通初雖艱厄終必遇之三遇上剛二四象毀坤輿進而上行矣故曰无初有終遇剛也曰遇者不期而會謂其非正應也君子於此不尤乎見惡者反身以正而已正則應應則惡我者說睽我者合易傳曰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則无終睽之理故又賢者順理而安行知者知幾而固守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而當睽之時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睽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元善也初九當



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亡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  
 之為元夫猶云善士也四則過中為睽已甚不若初之善  
 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  
 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至誠  
 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  
 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處一危危厲而无咎也當睽  
 離之時孤居於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  
 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  
 上下以至誠相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  
 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可以行其志故時  
 之睽也蓋以君子陽剛之才而至誠相輔何所不能濟也  
 唯有君子則能行其志矣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承乘皆陰而无與睽孤也六五柔得尊位

而在上元夫也當上下睽離之時而已獨遇之故交孚  
 厲无咎蓋同舟而濟雖胡越无異心天下方睽則遇而  
 交孚其宜矣然孤而无與故厲交孚故雖厲无咎說易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勢合則眾睽則孤凡睽皆然而獨  
 於九四上九稱睽孤何哉蓋上居睽極四近君而不得  
 非若初之自復二之遇主三之有終也故稱睽孤焉處  
 孤之道不過於求人以自助而已故求善士而相與以  
 誠則雖危无咎矣所謂德不孤也王輔嗣以初亦无應  
 獨立同在體下同志者也故交孚无咎其志得行伊川  
 曰元夫猶云善士也初九悔亡則處之至善者矣說易  
 漢上朱氏曰九四睽時處不當位介二陰之間五應二  
 三應上四獨无應在睽而又孤故曰睽孤孤則危厲有  
 乖離之咎初守正不援乎上處睽之善者也四變交初



兌變坎四離為婦初坎為夫元始也善之長也故曰遇元夫四動正正則誠矣彼我皆誠有不約而自信者故曰交孚交孚則雖厲而无咎交則初四未正曰无咎者初志上行睽者通也易傳曰卦辭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志行也蓋君子以剛陽之才至誠相輔何所不濟也唯有君子則能行其志爾

易傳

新安朱氏曰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相信然當睽時故必危厲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也

本義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為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齧其肌膚而深入之

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一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一有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稚而興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爻辭但言厥宗噬膚則可以往而无咎象復推明其義言人君雖己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以其道深入於己則可以有為是往而有福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二能勝三如噬膚耳何間已往易說

龜山楊氏曰火動而上而以柔乘剛故厥宗噬膚九四同體之象也蓋睽離之極雖宗噬膚矣詩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此之謂也據而親之能无咎乎故往何咎夫睽終必同天地之道也故孔子曰往有慶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處睽之世已為悔矣六五以柔自將又悔



之道也得其正應能下賢焉故悔可亡厥宗二也二之  
 應五若噬膚然言其易也故二稱于巷五稱噬膚其義  
 一也君臣道合合則非睽以是而往將有大慶又何咎  
 之有睽之道用合而體睽二五盡之故彖言天地睽男  
 女睽象言同而異皆一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六五柔得尊位宜有悔也能致九二在下  
 之賢以剛輔柔故悔亡五離也二允有離體同宗而為  
 言六五所宗噬膚者嚙柔也五來下二允變成艮艮為膚  
 ○允口嚙柔噬膚也自二至上體噬嗑故曰厥宗噬膚二  
 與噬五柔而深之剛柔相入之意睽離之時非五下二二  
 不可往非深入之則其久必離九二剛中不苟往者也  
 五既下之往亦何咎往則有濟睽之功成邦家之慶陽  
 為慶謂五柔成剛也易傳曰爻辭但言厥宗噬膚則可

往而无咎象推明其義言人君雖已才不足若能任賢  
 輔使以其道深入於己則可以有為往而有福慶也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  
 指九二噬膚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是

本義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  
 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伊川先生曰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  
 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  
 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  
 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  
 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為  
 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污穢而又背負



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為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故上於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於正三實无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寇讎乃婚媾也此匪寇婚媾之語與屯卦同而義則殊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為雨上於三始疑而睽睽極則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為雨故云往遇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兩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羣疑盡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睽

方不英

極而合則

一有疑字皆亡矣

並易○睽之上九離也難之為德

在諸卦莫不以為明獨於睽便變為惡以陽在上則為亢以剛在上則為狼以明在上變而為察以狼以察所以為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已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却終於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

周行已錄

白雲郭氏曰處睽之極故曰睽孤然天下之睽始於疑疑故睽不疑則交孚而无睽矣疑者小人之道也聖人无疑也睽之成卦本自二女則小人之象明矣故上九極言其疑也見豕負塗有之疑也載鬼一車无之疑也有之疑疑之始也无之疑其疑甚矣有无无所不疑是以張弧以禦之其道乖矣三之應上何寇之有其應甚



正昏姻之道也故後有說弧之象焉往遇雨則吉者陰陽和則雨往而和則有无之際羣疑自釋睽道革矣是以吉也六三陰也上九陽也陽氣下降陰道上行故言遇雨見豕負塗猶詩言誰謂鼠无牙有之疑也載鬼一車猶詩言誰謂雀无角无之疑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與三應亦曰睽孤者睽離之時三未從上有四間焉而上疑之則人情不合而孤獨之人也儔類異處適有人參處乎兩者之間則疑矣上九處極睽難合之地過剛而暴極明而察故疑於四者无所不至離目為見坎為豕兌為澤坤土坎水陷于兌澤豕在澤中汨之以泥塗見豕負塗也言惡其穢之甚也坤為鬼坎為輪坤在坎中載鬼一車也言以无為有安之極也離矢坎弓先張之弧疑四為寇而見攻也三所以未應

豈四之罪哉人情有未通爾睽極則通異極則同陰陽剛柔无獨立之理六陰柔也九陽剛也剛來柔往則疑情渙然釋矣故後說之弧知四匪寇也九剛六柔自婚媾也故曰匪寇婚媾此匪寇婚媾與他卦言同而象異坎在下為雨上來之三三往遇之上三正則吉吉則向來羣疑亡本无是也故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辭枝如此者疑辭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汚也載鬼一車以无為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說弧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匪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吉疑盡釋而睽合也上九之與六三先睽後合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三百七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十二

甘簡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十三

後學成德



艮下  
坎上

伊川先生曰蹇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為睽也蹇險阻之義故為蹇難為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阻後有峻阻故為蹇也易傳○蹇是處蹇之道道无時不可行游定夫所錄

新安朱氏曰屯是陰陽未通之象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語錄

東萊呂氏曰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夫患難者人之所同畏然知其患難之可畏而不知患難之本原睽乖者患難之本原也今人處患難而常



懷乖異不平之心汨汨不反是猶惡熱而增焚惡醉而強酒何往而非患難哉故欲去險難必先去險難之本可也

易說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伊川先生曰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紓止於險則難益甚矣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乎一无守貞正正一无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於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為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蹇之世大人乃能成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蹇難也見難而知止謂之蹇故蹇為智者之事蹇之時得人則濟故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西南得朋之地也東北喪朋之地也大人足以濟大蹇者也得入之道先在反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貞吉也

易說

新安朱氏曰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為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為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險又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故其占曰利西南不利東北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也故其占又曰利見大人貞吉蓋見險者貴於能止而又不可終於止處險者利於進



而不可失於其正也義本

東萊呂氏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大抵天下之理相反處乃是相治水火相反也而救火者必以水冰炭相反也而禦冰者必以炭險與平相反而治險必以平此聖人於蹇之卦所以特發明濟險之義西南坤位平易而順者也東北艮位艱為山險也遇險必以平易之道而濟則險難可治苟以險濟險則其難益甚矣貞吉者謂人之處蹇守正則吉也吉之一字最當看今人處患難往往不能固其所守又見古人亦有守正而身不免於難遂以為此義不足信殊不知所謂吉者非免於難為吉乃順理之吉也伊川說是以吉也一段最當看

易說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

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蹇難也蹇之為難如乾之為健若易之為難則義有未足一作蹇有險阻之義屯亦難也困亦難也同為難而義則異屯者始難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窮蹇乃險阻艱難之義各不同也險在前也坎險在前下止而不進故為蹇○見險而能止以卦才言處蹇之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進則有悔咎一作故美其能止為知也方蹇難之時惟能止為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為失來為得也○蹇之時利於處平易西南坤方為順易東北艮方為險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為利也五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義



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益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蹇之極也○蹇難之時非聖賢一有大不能濟天下之蹇故利於見大人也大人當位則成濟蹇之功矣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蹇者惟大正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為貞正而吉也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如一作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濟於蹇矣○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難豈易乎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見險能止然不可終止而已當見大人之德進之坤順致養之地則得其中若更退守艮止則難九時而解也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至於解卦則曰其來復

吉乃得中也與此互見矣蓋難在內外與震艮之動止則相反爾易說

藍田呂氏曰蹇方涉於危難也利見大人謂九五以剛中處尊位也危難之世非大人不足以濟之非當位履正不足以正之

龜山楊氏曰險在前而止卦之所以為蹇也居蹇之時居易以俟命而已行險以徼幸不可也故利西南西南順也止於險而不知變則道窮矣故不利東北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險而止蒙者之事見險而能止智者之事蹇之與蒙用智不用智雖不同其於待人以濟險則一也猶屯解不同其於自動以濟險亦一也震之動剛其才足以自濟艮之止柔其才不足以自濟故蒙蹇必止而待人也蹇利西南往得中者謂九五也九五朋來而



中節也不利東北其道窮者寡助之至至於親戚畔之道窮可知矣利見大人往有功者大蹇之時雖多善士亦不能有濟必大人而後有功也當位貞吉者所處知所止則无不當位之失无不當位之失則其身貞矣是以吉也古之聖人莫不先於治己大人正己而物正當位貞吉則正己者至矣所以為正邦之本也蹇之時以見大人為主雖乾龍飛見不過利見大人而止耳顧不

大哉

易說

漢上朱氏曰蹇坎險難也艮止也坎在上險難在前止而不進故曰蹇難也險在前也此合兩體言蹇也離目為見見險者明也知其不可進則止而不犯者行其所知也知者精神之會水火之合坎離之象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此兼互體以卦才言處蹇之道也蹇自臨

來小過變也九四往之五小過之五即臨之坤也坤西南體順而易坤象也五中蹇難不解天下思治九四能順乎眾而往上居於五處順易以濟險難以順民心乃得中道所謂時中蹇之利也故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艮止也東北方也見險而止非遂止不往也順時而處以有待也若遂止於險則過矣過則道不行天下益蹇非中道乃蹇之所不利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此以卦變四五相易言濟蹇之道也大人九五也剛中而正量險而行其才足以濟難利見大人者六二也非剛健中正在上則六二柔中未有功也故曰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此以二五言濟蹇也坤在四為邦國四諸侯位也故建侯康侯正邦无邦皆取此象蹇五爻皆正而初不正初不正者蹇之所由生也九五當位而正以正六四



而邦國正邦國正則天下正而蹇難解矣正而吉也故曰當位貞吉以正邦也此再以九五六四言濟蹇也蹇之時或可止或可往往而有功非大人不能盡其用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在卦氣為十一月故太玄準之以

難易傳

新安朱氏曰蹇難也以卦德釋卦名義而贊其美蹇利西南以卦變卦體釋卦辭而贊其時用之大也本義○蹇利西南是說坤卦分曉但不知從何插入這坤卦來此須是箇變例聖人到這裏看見得有箇做坤底道理大率陽卦多自陰來陰卦多自陽來震是坤第一畫變坎是第二畫變艮是第三畫變易之取象不曾確定了它○蹇无坤體只取坎中爻變如沈存中論五姓一般蹇利西南謂地也據卦體艮下坎上无坤而繇辭言地者

往往只取坎中爻變變則為坤矣沈存中論五姓自古无之後人既如此呼喚即便有義可推錄語

東萊呂氏曰夫當患難之時必有處蹇之道坎為險在上是險在前也艮為止在下是見險而能止也坎卦本是坤卦只因第二爻變遂至於險使第二爻知坤順之思可從而復歸於坤則无復蹇惟第二爻不肯變故止於蹇蹇難也知矣哉知字最要看當平易之地則縱步至險又危之地則駐足則又何以為知惟其預知其難而遂止所以為知也所謂見險而能止非畏其難怠惰而一无所為也故大象以君子反身脩德明之易說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伊川先生曰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為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為蹇也君子觀蹇難之象而以反身脩德君子之



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脩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  
 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君子脩德以俟時而已易傳○蹇以反身脩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內也在內則有譽无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脩德之謂也蹇蹇不暴進內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无事矣連音平連則无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未免於有思也至於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羅氏拾遺  
 藍田呂氏曰山上有水水行不利不得其地故蹇也水行不得其地猶君子之行不得於人不得於人反求諸己而已故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答反其敬

龜山楊氏曰居險難之時惟反身脩德而已行險以徵

幸君子不為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古之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獨善之道无它脩德而已蒙也蹇也皆君子遇險獨善之時也故蒙曰果行育德蹇曰反身脩德也蹇利得朋而反身脩德者君子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得朋之道莫大於反身脩德之要也屯之難濟以動故君子以經綸困之難濟以說故君子致命遂志蹇之難在止於至善故曰反身脩德難非一也故所以濟難亦不能同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山上復有險行者蹇也六五反四而正反身脩德之象易傳曰君子之遇蹇難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歉於心則加勉易傳



新安朱氏曰或說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君子反身脩德亦一般殊不知不然澤无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无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人以反身脩德豈可與困為比只觀大象兩句便全然不

同錄語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伊川先生曰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於蹇往蹇也當蹇之時以陰柔无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方蹇之初進則益蹇時之未可進也故宜見幾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諸爻皆蹇往而善來然则无出蹇之義乎曰在蹇而往則蹇也蹇終則變矣故上巳一作六

有碩義並易傳

黃渠先生曰蹇難之際用心存公无所偏係故譽美可獲

說易

龜山楊氏曰蹇之初險在前也往斯蹇矣見險而能止則知之事也來斯有譽矣故往蹇來譽說易

白雲郭氏曰蹇為智者之事見難而止智也見難而往非智也故往則蹇而來則譽也夫知止而止則安榮知止而不止則危辱故言來譽來譽雖美未足以究蹇之實用故宜有待以濟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蹇之初有險在前往則遇蹇知不可往來而止安時處順待可動而動則有見幾知時之譽初動而往離坎變兌兌口譽之往則蹇來則譽宜待也天下之險未有久結而不解者故伯夷太公居海濱以俟若



先時而起則愈寒矣鄭氏本作宜待時也傳

新安朱氏曰往遇險來得譽義本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中正之德居艮體止於中正者也與五相應是中正之人為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雖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於蹇難之時其艱蹇至甚故為蹇於蹇也二雖中正以陰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於蹇也志在濟君於蹇一作難之中其蹇蹇者非為身之故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其忠蓋不為己也然其才不足以濟蹇也小可濟則聖人當盛稱以為勸矣○雖艱一作蹇厄於蹇時然其志在濟君難雖未成功然一元字終无過尤也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蓋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九五險之中也六二險在前也所謂王臣蹇蹇也人之德慧術智常存乎疾疾君臣克艱尚何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當位得中上應九五不私其身涉己之難以濟君之難非同德與王之臣不能至也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夫畜君之德濟君之難其志皆同无尤宜矣初六以往為蹇六二以蹇蹇為无尤蓋九五大人也初六非見大人則當止不止則失身六二見大人則當往不往則失君此其所以異也易說漢上朱氏曰五乾王也二坤臣也二應五王臣也五在險中蹇也六二犯難濟五之險蹇之又蹇故曰王臣蹇蹇坤為身三折之目視下為躬二履當其位而艮體有保其躬之意二往濟五身任安危五坎變坤匪躬之故



也蹇時非有才而剛上輔其君不能濟難二柔濟五才不足疑若有尤然志靖王室忘身以衛其上雖蹇之又蹇終无尤也易傳曰聖人取其志義謂其无尤所以勸忠蓋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終无尤者事雖不濟亦无可尤本義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三是為下所附者也三與上為正應上陰柔而无位不足以為援故上往則蹇也來下來也反還歸也三為下二陰所喜故來為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內

在下之陰也方蹇之時陰柔不能自立故皆附於九三之陽而喜愛之九之處三在蹇為得其所也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為反猶春秋之言歸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險在前故往蹇也往蹇而來反則險得所恃矣故內喜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蹇難之際非見大人則皆當止故往蹇之義皆同反者既往復反之辭蹇自觀來九三復反於內故內喜之也初二陰爻故見剛反則喜之伊川謂反猶春秋之言歸九三之反實歸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往則犯難反則得位九三重剛為下卦之主初二柔爻恃之以拒外險故往蹇來反以內喜之而反也陽得位故喜易傳曰反猶春秋之言歸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反就二陰得其所安本義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伊川先生曰往則益入於坎險之深往蹇也居蹇難之時同處艱厄者其志不謀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而與在下者同有得位之正又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二與初同類相與者也是與下同志眾所從附也故曰來連來則與在下之眾相連合也能與眾合得處蹇之道也○四當蹇之時居上位不往而來與下同志固足以得眾矣又以陰居陰為得其實以誠實與下故能連合而下之二三亦各得其實初以陰居下亦其實也當同患之時相交以實其合可知故來而連者當位以實也處蹇難非誠實何以濟當位不曰正而曰實上下之交主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連順也序也蹇反當位正吉六四未能出險故可止而順序以俟難之解當位處陰之實易說

鄧子珍

藍田呂氏曰六四往則益險故曰往蹇來則當位與三

五比連故曰來連二陽交以下雖无應所賴實矣

龜山楊氏曰往則涉險來則乘剛故往蹇來連當位而止則不實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馬氏以連為難故輔嗣謂往來皆難伊川曰來則與下同志眾所從輔也雍曰往來皆蹇何取當位惟其來而能連在下之志故曰當位實也六四之位實以接下為職今得其實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柔无應往則犯難故往蹇來則當位承五下連九三故來連連牽連也九三剛實四牽連之共濟五難當位而又得濟之實也處蹇難不以剛實濟之柔者安能獨濟乎陽為實易傳

新安朱氏曰連於九三合力以濟本義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當蹇而又在險中亦為大蹇大蹇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相輔其助豈小也得朋來而无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為之助者湯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苟无其臣則不能濟於難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一作多不足也否之類是

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以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朋者其朋類也五有中正之德而二亦中正雖大蹇之時不失其守蹇於蹇以相應助是以其中正之節也上下中正而弗濟者臣之才不足也自古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者豈少乎漢李固王允晉周顛王導之徒是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中之德為物所歸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履尊位大中而在險所謂大蹇也中正而應能反身脩德者也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則居蹇脩德其朋來宜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道居蹇則天下難矣故云大蹇也九五以中正之道致匪躬之臣蓋所謂反求諸己而天下歸之者也故曰朋來大蹇朋來所謂西南得朋之利也故



彖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以中節者以中自反而致朋來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險者人情之所不敢犯也五在險中獨安其險剛正足以任天下之難而不辭大者得位當蹇之時如是乃為得中陽與陽為朋朋謂九三也五下應二三來比之朋來也五為坎三來成兌水澤節之象節者處蹇之節也九五在險得中道應六二者有節則九三之剛不約而自來九三外應上六內為六二初六之所喜而又六四牽連而進同心協力斯可以濟天下之難故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若九五前卻應於下者失剛柔緩急之節則九三招之不來矣仲虺贊湯曰天錫王勇智武王曰今朕必往濟蹇大難者其要在於九五乎

易

新安朱氏曰大蹇者非常之蹇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占者有是德則有是助矣

本義○問九五大蹇朋來先生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大蹇之時則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問蹇之九五夫

蹇朋來程傳以為无剛陽之臣不足以濟蹇某竊謂自古患无剛明之君耳未有有君而无其臣者也傳又以李固王允等實之竊謂當時正以无剛明之君故耳

設有之數子未必不能有為也先生曰讀易當看卦畫時節不可以此論○問蹇九五何故為大蹇曰五是蹇之主凡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

並語錄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居蹇之極冒極陰一作險蹇一作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來從五求三得剛陽之助是以碩也蹇之道厄塞窮蹇碩大也寬裕之稱來則寬大其蹇舒矣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一作能得剛陽之助可以舒蹇而已在蹇極之時得舒則為吉矣非剛陽中正豈能出乎蹇也利見大人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一作利有濟於蹇也大人謂五以相比發此義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在五不言其濟蹇之功而上六利見之何也曰在五不言以其居坎險之中无剛陽之助故无能濟蹇之義在上六蹇極而見大德之人則能濟於蹇故為利也各爻取義不同如屯初九之志正而於六二則日之為寇也諸爻皆不言吉上獨言吉者諸爻皆得正各有所善然皆未能出於蹇故未足為吉惟上處蹇極而得寬裕

乃為吉也○上六應三而從五志在內也蹇既極而有助是以碩而吉也六以陰柔當蹇之極密近剛陽中正之君自然其志從附以求自濟故利見大人謂從九五之貴也所以云從貴恐人不知大人為指五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與解繇義同說易

藍田呂氏曰上六往則窮險來則獲內之應故曰往蹇來碩吉碩大也九三以陽居陽故大也利見大人九五

比也

龜山楊氏曰以柔居蹇難之極往則不足以出險而有應於內來則碩矣九五剛得尊位大中大人者也惟大人為足以解蹇之難比而從之其宜矣易說白雲郭氏曰居難之極難將革矣猶能以往為戒慎之至也故有來碩之吉利見大人者以居難之極志當濟



難苟謹失身之戒則乖正邦之義矣故利見九五之大人也志在內者謹失身之戒也以從貴者明得君之義也內外兩盡其道宜其來碩而吉矣蹇自二至上五爻皆當位故彖言當位貞吉其曰來譽來反來連來碩碩大也反身脩德至於盛大則至矣譽則次之反者眾之所喜連則當其實而已方險難之時无悔吝凶咎而有譽反連碩无尤中節之得斯其所以為智之事與

漢上朱氏曰上六志在紓難然柔也才不足以柔犯難故往蹇柔自外來求助於九三三以剛濟柔則難紓志乃大得故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陽為大艮為石碩剛大也離目為見大人九五也故曰利見大人九五貴而有位足以行其道九三其德剛大佐五以濟天下之難上六志在內因九三利見九五斯可以出難故曰以從

貴也陽為貴蹇難未解人不知所從上六因九三以從

九五之貴則君臣之分定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曉占者宜如是也

義本○問蹇卦往蹇來譽先生曰來往二字唯程傳言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來連是來就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蹇來碩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來譽則位居最下无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為佳耳

不往者守而不進故不進則為來諸爻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却是蹇極有可濟之理既是不往惟守於蹇則必得見九五之大人與共濟蹇而有碩大之功

矣

錄語




東萊呂氏曰六爻初六曰往蹇來譽九二曰往蹇來反  
 六四曰往蹇來連上六曰往蹇來碩皆以冒險而往為  
 戒以知難而退為美至於六二九五兩爻一言王臣蹇  
 蹇匪躬之故一曰大蹇朋來與四爻之義不同何也蓋  
 五與二相應是君臣相與勦力以濟險難者也安得袖  
 手而不為乎

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十三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十三

後學成德

  
坎下震上

伊川先生曰解序卦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  
 解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為  
 卦震上坎下震動也坎險也動於險外出乎險也故為患  
 難解散之象又震為雷坎為雷雨之作蓋陰陽交感和  
 暢而緩散故為解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易傳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伊川先生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  
 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  
 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如西南也湯除  
 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寬易也



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  
 散无所為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  
 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立无  
 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  
 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  
 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  
 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  
 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  
 尚有當解之事則蚤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蚤去  
 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蚤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傳  
 橫渠先生曰難免人患散則得眾者吉往而不返則生它  
 變有所往而不速將後於時也故无所往則靜吉有所往  
 則速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解者難之解也故動乎險中為屯動乎險  
 外為解解與屯為內外亦與蹇為反復故蹇利西南而  
 解亦利西南雖止與動不同其險難則相接跡矣復者  
 來之漸也難解之時无所往而復於道難作之際速於  
 往而緩難各盡其宜是以皆吉也先言无所往而後言  
 有攸往者安不忘危之義也亦猶先泰後否先既濟後  
 未濟也易說

五峯胡氏曰始皇百不資於先代而无故求周鼎於泗  
 水則其欲詭惑天下之意可知矣漢興去古未遠高祖  
 父子兄弟知无所往之利而不知來復往夙之吉侵尋  
 至今茫茫禹迹法度盡廢上不仁其身民各私其有不  
 均不平不正不定暴虐无告冤陷困窮爭鬪滋起獄訟  
 繁多皆此之由也皇王六紀論



新安朱氏曰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於險之外矣  
 解之象也難之既解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為煩擾且  
 其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  
 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  
 靜若尚有所往則宜蚤往蚤復不可久煩擾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大凡患難之極必須解散解者患難已散  
 天下已平天下初定之規模也以卦體言之坎為水震  
 為雷雷之震驚雨之灑潤則无有不解散者利西南西  
 南坤位柔順平易也如武王之勝紂則必垂拱而天下  
 治高祖之滅秦必用蕭曹之清淨光武之誅莽必閉關  
 不用兵是皆以平易處之也雖然必如湯武之伐罪救  
 民以致太平則其用大而可以盡坤道之順若兩漢之  
 君以智力持之又不可以當此也无所往者當天下之

初定患難之方解又不可復有所往也如秦之并天下  
 而後有所往故築長城平百粵而終不免於難隋之兼  
 南北而欲有所往再伐高麗而亦不免於難故解貴乎  
 无所往然豈皆无所作為邪故又欲知來復之象有攸  
 往夙吉者當解之時不可有所往然必有所往者又當  
 不終朝而為之夙夜以進則吉如晉武帝平吳之後固  
 未嘗興兵生事然而君臣之間因循苟簡清談廢務坐  
 視而至於弊故二者不可一偏一於有所往則不知利  
 西南无所往之象一於无所往則又不知其來復吉有  
 攸往夙吉之象往與不往之間其間不能以寸故不可  
 執一偏也此象又有一說西南坤方也坤柔也天下之  
 難初解當以柔治天下和緩安靖不須躁急促迫欲民  
 服我民心不歸於彼必歸於此彼既无所他往自然歸



我矣其者指人之辭大為規摹寬以待之天下既在我  
 規摹之內已无所往舍我將安之乎吾之所謂柔道者  
 又非緩弱之謂其所當往者赴之不俟終日此所謂有  
 攸往夙吉也豈特解國家之難為然哉治心者亦然心  
 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此心使歸於道但順而治之  
 此心都无所之則自然來復矣雖順而治之亦非任之  
 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元未嘗頃刻停滯也易說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  
 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  
 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坎險震動險以動也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  
 能出難動而出於險外是免乎險難也故為解○解難之  
 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寬易而往濟解則得眾心之歸也○

不云无所往省文爾救亂除難一時之事未能成治道也  
 必待難解无所往然後來復先王之治乃得中道謂合宜  
 也○有所為則夙吉也蚤則往而有功緩則惡滋而害深  
 矣○既明處解之道復言天地之解以見解時之大天地  
 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則萬物皆生發  
 甲拆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  
 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  
 與天地合德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解出乎險難也當解之時无濟難之志守  
 中自居來復可也有濟難之志不夙則失時險而止蒙  
 其險在內心有窒礙失之止而不知學也蹇見險而能  
 止其險在外知不可進而自止也屯動乎險中險亦在  
 外動乎險中求出而未得也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已



出險外動而遠之以免斯難也

龜山楊氏曰動而免乎險卦之所以為解也免乎險而以順動則眾斯得矣此解之所以利西南也居解之時難方解矣故无所往則宜復有攸往則宜夙所謂宜復何也蓋天下方出於屯難則還定安集之時也作之則人弗堪矣故來復吉漢為畫一之法而天下歌之來復之謂也所謂宜夙者何也蓋解之初與民維新之時也人方厭亂而餘風遺俗亂政弊法有不可因者則革之宜夙也天下已定而人安於故常方且圖之則擾矣尚能有功哉武王克商反商政有未及下車而行者夙之謂也觀天地解而雷雨作則解之不可不夙亦天地之理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遇險而止者才之不足也遇險而動者才

之有餘也以有餘之才故能動而免乎險所以為解也

解利西南往得眾者西南得朋之地也得朋而動乃能

濟險故蹇之大蹇朋來與解之朋至斯孚皆一道也其

來復吉乃得中者險難既解而來復不為太過乃得中

道所謂獲三狐而得黃矢者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者

以有餘之才故往則有功如射隼于高墉之上者也夫

有難則有解解終復於難故解緩之時復存夙吉之義

亦休否其亡苞桑之道也解之道雖天地亦如之天地

之解以雷雨故百果草木皆甲拆然則豈止人難解散

而已乎故曰解之時大矣哉王輔嗣曰難解之時非治

難時故不言用體盡於解之名无有幽隱故不曰義

漢上朱氏曰坎險也震動也他卦名不再釋解言解乎

險難以是動動而出乎險之外則險難解矣故曰解險



以動動而免乎險解此合二體言解也解者蹇之反解  
之九二乃蹇之九五也九四乃蹇之九三也坤為西南其  
體順自艮反有平易之意坤又為衆當蹇難之後人皆  
厭亂四以平易之道往順乎衆而衆與之是以得衆湯  
代虐以寬武王乃反商政是也故曰解利西南往得衆  
也此以九三言處解之道也其者指二也難方在外二  
往濟難則處乎險中以身任之而不辭當是時以往為  
中大難既解无所事於往也五來復二乃為得中得中  
者合宜之謂也得中則吉易傳曰天下國家必綱紀法  
度廢亂而後禍亂生聖人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則无  
所往也當正紀綱明法度反正理追復先王之治所謂  
來復也此天下之吉也自漢而下亂既除則不為可久  
可繼之治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

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故曰无所往復吉彖曰其來復吉  
乃得中也此以九二言處解之道也大難雖解其間有  
未盡而當有為者不可不往有所往不可不蚤圖之緩  
則難深而不可解荀爽曰據五解難是也解反為蹇則  
二先往夙也離為日震東方日出乎東夙之象也二之  
五正而吉解緩也宜以夙為戒故曰有所往夙吉此復  
以九二言終則有始之道也不有蹇則无解故反復爻  
義以明之震者天地之始交也天地始交物生之難雷  
動雨流天地難解則百果草木一瞬息間其甲皆拆无  
不解者所以如此其速者不失時也艮在木為果在草  
為菰陽止也艮反為震陽動於草蓍木根之時離為甲  
解者拆也故有百果草木甲拆之象以卦氣言之解為  
春分雷始發聲故太玄準之以釋蓋聖人因論天地始



解之義而卦氣在其中矣解之時大矣哉不言義者无  
所疑也不言用者其用見於蹇之時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解險以卦德釋卦名義解利以卦變釋卦  
辭坤為衆得衆謂九四入坤體得中有功皆指九二天  
地極言而贊其大也義本○天地解而雷雨作陰陽之氣  
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只管閉結了若不解  
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  
也雷便只是如今一箇爆杖○先生舉解卦云无所往  
其來復吉程傳以為天下之難已解而安平无事則當  
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復先代明王之治夫禍亂既  
平正合脩明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  
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閭陋  
巷之士治心脩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

之才方見次第因言神廟大有為之主勵精治道事事  
變理會過是時却有許多人才若專用明道為大臣當  
大段有可觀明道天資高又加以學誠意感格聲色不  
動而事至立斷當時用人參差如此者亦是氣數舛逆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當險難之時必有動作施設然後可以出  
於險苟无所為而坐視其弊則終於險而已尚能免於  
險乎凡當解散之際天下初平必須用廣大平易之道  
與民安息如是則可以得民之心而民歸附矣雖用廣  
大平易之道而不生事然必須克復先王之政教法度  
則來而得中如周禮所謂刑新國用輕典是利西南之  
象至刑平國用中典則所謂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凡天  
下機會不可失苟處解之時有所當為者必夙為之然



後可以有功苟一於无所往則安能建大事立大業成大功哉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此數語當以意會无可解說但會得解之氣象如此則知大矣哉之義

易說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伊川先生曰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為解也與明兩而作離語不同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寬之而已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體其發育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行寬釋也

易傳

龜山楊氏曰也難方解民未知教不赦過不宥罪則民將无所措手足矣非新民之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雷雨之作无間於大小美惡皆解其難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聖人法天以解大難亦无所不及

雖過失罪戾之人亦有赦宥以緩之是所以能盡解時之大非私自自謀而已也古者罪有寬宥而无赦赦而釋之者惟過失耳此過罪之不同也故康誥言人有小罪非眚而曰乃不可不殺謂罪也乃有大罪非終而曰時乃不可殺謂過也觀解之象與康誥之言可見先王用刑之意赦過宥罪亦解之一耳語盡解之大則未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雷雨作天地之難解萬物維新之時也內外有坎坎為獄九二九四皆不正九二未失中而陷之過也九四不中正罪也君子於是時過誤者赦而不問有罪者宥而從輕與民更始則難解矣後世多赦輕重悉原刑罰不得其平失是義也

易傳

東萊呂氏曰當解之時天下初定正當與民休息還定



安集施恩布惠及其民故君子觀解之象赦過宥罪  
 自漢以來至於今日皆如此過有過誤而犯也故君子  
 赦之罪者其出於本心的然有罪故君子雖寬宥之亦  
 不赦其罪大凡仁與義本是一事而今人作兩事看殊  
 不知仁而无義乃婦人之仁爾故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所赦者止於過若有罪則義當刑自漢  
 以來皆不知此惟知赦過為仁而不知有義至於元惡  
 大憝得肆其志而善良之民或被其害以是知仁義之  
 道本非兩事

易說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  
 陽柔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一有患也字  
 難既解安寧无事惟自處得宜則為无咎矣方解之初宜

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初四相應是剛柔  
 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為得其宜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  
 其義无咎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險難方解未獲所安近比於二非其咎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居解之始以柔在險下宜有咎也然

應於九四比於九二剛柔相濟足以解難義无咎也

龜山楊氏曰動而免乎險則居險而不為難難生經綸

之時也難解則无事矣而有應乎上其義无咎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處解之初以柔居剛以陰應陽得无所往

其來復古之義故无咎也其為无咎蓋於剛柔之交際

盡其所處之道理必无過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故六二乘剛雖正而

難解蹇難既解剛柔分矣初六在剛柔之際以柔自處



而下剛剛而能柔者也雖未正而无咎得其宜也得宜之謂義辭寡如此者吉辭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難既解矣以柔在上下有正應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

本義

東萊呂氏曰初六无咎易之爻最簡者惟此一爻蓋解之初始出患難當用簡易之道不可復擾六以陰柔處解之初上與九四為應陰陽相濟俱務安靜故无事則自然无咎象云剛柔之際又發无咎之義蓋當解之際君臣俱以簡易之道相接方无咎如漢之初使高祖欲休息天下若蕭曹以剛勇生事安得无咎使蕭曹欲清淨而帝好大喜功亦安得无咎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

也

易說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敢用其情然猶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

一作改

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

況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黃中色矢直物黃矢謂中直也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所謂貞吉者得其中道也除去邪惡使其

其一

字中直之道得行乃正而

吉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險亂方解不正自疑之陰皆自歸附而順聽也故曰田獲三狐不以三狐自累上合於五則得黃矢之象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居解之時處乎險中剛中而應可以大獲隱伏故曰田獲三狐雖大有獲道不失中義不失直守是不變可以獲吉故曰得黃矢貞吉

龜山楊氏曰田者動而以時也往斯得衆矣故獲三狐古者燕居服狐裘狐疑而止解緩之象也得黃矢正者有攸往而夙也時惟剛中為足以與此

白雲郭氏曰狐疑之害不足與有成況解難之時乎九二以剛陽之才田而獲之以去其害然後中直之道可得而守貞吉矣狐陰類也解有三陰故云三狐

漢上朱氏曰二為田自三至上有師象四艮坎為狐

善疑惑春秋傳卜徒父謂狐為蠱蠱亦惑也自二至四三爻不正皆具坎艮而近五小人惑其上者也二坎為弓三離為矢三動以正弓動矢發二剛上行歷三爻而坎毀田獲三狐也二動離為坤黃地道之美坤之中色得黃矢也正則吉故曰九二貞吉九二剛中為五所任六五柔得尊位於剛斷及明有不足難解之時小人乘之而惑其君則難復結矣小人不可不去也小人去則直道行而得中矣易傳曰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

義本



東萊呂氏曰九二在解之時與六五之君相應是君子處賢君之右君子輔人君之道去小人最當先大抵去小人須當盡除其根本如去之不盡則必流衍復盛以害正道故曰田獲三狐大抵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解之為卦有四陰六五一爻是君位其餘三爻皆是小人今田獲三狐是盡去其三小人小人盡去則中直之道得既得中直之道則正而吉矣凡人之情皆以盡去小人為失之過殊不知盡去小人乃中道也昔元祐君子在朝至元祐末小人之大者如章子厚呂惠卿之徒固已遠竄不在朝廷然尚有未盡去者至紹聖之後君子之道不明黃矢之道不行蓋緣去小人不盡至建中靖國初欲用正人當時朝廷之論以為元祐時人亦當用紹聖時人亦當用殊不知君子小人參用乃非中道是以

其後蔡京之徒復用中道復不行蓋不知此爻之義也

說易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咎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三陰柔小人宜在下而反處下之上猶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奪也難解之時而小人竊位復致寇矣○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為可醜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一作勝其器則寇戎之致乃已招取將誰咎乎聖人又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謂作易者其



知盜乎盜者乘釁而至苟无釁隙則盜安能犯負者小人  
 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  
 也故盜乘釁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  
 故滿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矣  
 伐者聲其罪也盜橫暴而至者也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  
 語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天治其容是教語淫者使暴之  
 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  
 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正而近比二剛不能致一故有小人負乘  
 之象貪以致寇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以陰居陽柔邪之質乃在下卦之上  
 小人居君子之位者也不安於上求媚於四而負之不  
 安於下陵侮於二而乘之其行可醜自取於難矣故曰

負且乘致寇至守是不變卒歸鄙狹故曰貞吝

龜山楊氏曰方解之時德不足以有其位慢藏之象曰  
 其致寇自我又誰咎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小人六也負之事也  
 君子三也乘之器也居非其位以負而乘致寇之至不  
 亦宜乎吝而固守益可鄙也凡來寇已者皆曰寇不必

盜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上負四下乘二坎為輪六為小人故  
 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九為君子故曰乘也者君子之器  
 四坎為盜故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三正  
 則乘象毀不正則盜斯奪之故貞吝車服所以昭庸宜  
 負而反乘亦可醜也陰為醜辭曰盜象曰戎盜用衆戎  
 也致戎者以不正自我致戎又誰咎哉難解之時小人



竊位則寇至矣六三一爻當內卦之上三公之位小人而在高位自二言之與四五為狐自三言之為負乘自

上言之為隼傳易

新安朱氏曰繫辭備矣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惟避而去之為可免耳本義○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到這裏又見得有這箇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箇道理來錄語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與初六之陰為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陽剛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不解去小人則己之誠未至安能得人之孚

也初六其應故謂遠之為解○四雖陽剛然居陰於正疑不足若復親比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後能來君子以其處未當位也解者本合而離之也必解拇而後朋孚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位不當一作正則所履者邪故失位之陰因得駢附險亂即解解之則朋信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者解之時有應在初初在險下拇之象四雖剛陽而不當位未足解難然在動始求免於剛不專應初故曰解而拇繫應不私朋信之矣故曰朋至斯孚

龜山楊氏曰剛不當位未能无不孚也故解而拇拇以執取為事然不執非其有也故朋至斯孚易說



白雲郭氏曰輔嗣以三為拇伊川以初為拇九四拘於應初不知朋至斯孚之大故必解而拇而後朋可至此難之所以解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四震為足初在下體之下動而應足拇之象九四陽也陽與陽為朋劉牧曰朋謂二四當大臣之位下與初六小人相應則九二君子與我朋類者不信而去蓋觀近臣以其所主也故解其拇則九二自至為孚於五矣四陽處陰於正疑不足復比小人則與君子之誠有不至也其能為五得君子乎故拇不解則小人進小人進則君子去而難作傳易

新安朱氏曰拇指初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者也然四陽初陰其類不同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也本義○問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先生曰四與初皆不得正四能解而拇者以四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六陰柔則為有間所以能解去其拇故得陽剛之朋類至而相信矣錄語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伊川先生曰六五居尊位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君子之所解者謂退去小人也小人去則君子之道行是以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君子道亨則邪類之退必矣說易  
龜山楊氏曰柔順得中而履尊位能維有解者也故能



有孚于小人若董卓之誅卒至於京城流血蕭俛議銷兵而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皆不知維有解之道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六五之君以柔居中下應忠直之臣无所不緩故曰維有解言不言所事解之大者也其解之至有孚于小人者不私己以解難如天地雷雨无間於草木之微是以小人亦信之而退安其分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難生之初剛柔交錯小人道勝君子合内外之力以濟其難非以勝小人也如理亂繩維有解其結而已九自二之五成巽巽為繩故曰君子維有解吉正故吉也解之者使剛者在上柔者在下不唯君子安之以信于小人小人退而不疑是以險去難解物莫之傷六五之吉孰大於是六下之二與九相應者孚也二

之下小人退也故辭曰有孚于小人象曰小人退也譬之有疾本於陰陽揉錯善醫者導之各復其所釋然解矣不善治者又從而紛亂之解天下之大難者亦然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故二以物言之為狐以陽言之為君子五君位也以陰言之又為小人之在上者唯其時物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也孚驗也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為

驗也本義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但據解終而言也隼鷙害之物象為害之小人墉牆内外之限也害



五頁七  
甘世明  
若在内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壙外則是无害矣復何所  
解故在壙上離乎内而未去也云高見防限之嚴而未去  
者上解之極也解極之時而獨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強者  
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也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  
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夫子於繫辭復伸其義  
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  
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  
動者也鷙害之物在壙上苟无其器與不待時而發則安  
能獲之所以解之之道器也事之當解與已解之之道至  
者時也如是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阻礙  
聖人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  
苟无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  
為而无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至解終而未解者悖

亂之大者也射之所以解之也解則天下平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忘義而貪故以喻隼易說

龜山楊氏曰隼鷙害之物小人為害之象負且乘者也  
非上六其孰能去之上六居解之極有其位而又有其  
時以是解悖何不利之有蓋大臣之任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負且乘悖亂之道隼之象也高壙三  
之位也乘非負之所當乘壙非隼之所當處在三致戎  
猶負乘在上能獲猶射隼也夫以上六解悖之道以獲  
六三負乘之醜是以无不利也孔子曰君子藏器於身  
待時而動解悖有道所謂器也高壙之上則其時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公位坤土坎險積土當内外之際壙也  
坎為弓離為矢上動之三弓動矢發巽為高離兌為隼  
六三之上公用射隼于高壙之上獲之也六三小人之



驚害者當解之終離乎內而未去解道已成悖而未去其害堅強矣上六在上動不失時以解悖亂六三變則悖解悖解則天下之難解无不利者動而不括也易傳新安朱氏曰繫辭備矣義本○射隼于高墉聖人說易大槩是如此不似今人說底向來欽夫書與林艾軒云聖人治易却則恁地此却似說得易了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十四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十五

後學成德



艮上兌下

康節先生曰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論物篇詳見泰卦

伊川先生曰損序卦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為卦艮上兌下山體高澤體深下深則上益高為損下益上之義又澤在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草木百物是損下而益上也又下為兌說三爻皆上應是說以奉上亦損下益上之義又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亦損下益上之義損上而益於下則為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為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諸壘土損於上以



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

是傳

東萊呂氏曰損之卦損下益上故為損蓋上雖受其益殊不知既損其下則上亦損矣然其下為兌兌說也又下三爻皆應於上是下樂輸以奉上人君固可以安受之何名為損乎蓋損下益上人君之失也樂輸於上人臣之義也兩者自不相妨又艮止兌說凡上有取於民皆謂之損合上下二體而觀之下當樂輸而不怨上當取於民有制不可无所止也

說易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伊川先生曰損減損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

而吉所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人之所損

或過或不及

一有或常字

或不常

一作當

皆不合正理非有孚也

非有孚則无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損者損

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寧儉為禮之本故

於損發明其義以享祀言之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

敬為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為

偽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

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為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

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

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

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

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名卦之義以一損无復謂之損損而復益



謂之益故二卦皆有損義而其名則難同也世以損有損下厚己之意故以損為非美然損善損惡損下損上損其過與不及或損而為君子或損而為小人一治一亂莫不為之損也文王取損惡益善為言孔子因之至益則彖言民說无疆然後知損亦有損下厚己之意也聖人之旨深矣損惡之至至於有孚是以元吉无咎有可貞之道亦利於有行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猶言何必用多儀所以損其過也且禮者中也過則為偽不可謂之禮是以可損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損減省也為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剥民奉君之象所以為損也損所當損而有孚信則其占當有此下四者之應矣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言當

損時則至薄无害本義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伊川先生曰損之所以為損者以損於下而益於上也取下以益上故云其道上行夫損上而益下則為益損下而益上則為損損基本以為高者豈可謂之益乎○元吉者謂損而以至誠則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損道之盡善也○夫子特釋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卦辭簡直謂當損去浮飾曰何所用哉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為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



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一作无別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闕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云曷所用哉二簋足以薦其誠矣謂當務實而損飾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剛為過柔為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或損或益或盈或虛唯隨時而已過者損之不足及一作者益之虧者盈之實者虛之與時偕行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損下益上損剛益柔非可常行必有孚元吉无咎可貞然後利有所進故下云有時說易藍田呂氏曰省約以為善也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蓋陰從陽以益之陽資陰以自益艮止於上兌說

於下以從艮損下益上也雷動於下巽居於上以入之損上益下也說之道上行巽之動入於下也凡物之情則惡損而好益天之道則惡盈而好謙知損之為益則物情有孚天道合矣故可以元吉无咎時損時益則損之道不可以為正惟損而有孚故乃以元吉无咎當損之時故曰可貞時損則損時益則益苟當其时无往而不可故損益皆利有攸往當損之時將何所用乎然君子不以微薄廢禮苟有明信雖澗溪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故二簋可用享陰陽消長往反无常惟其時而已損益之氣在上下則以柔益剛然剛陽有餘陰柔不足則損剛益柔亦有時矣由是觀之天地陰陽屈伸消長與時偕行惟變所適君子取之以損益者也

廣平游氏曰損之三陽皆損己者也三陰皆受益者也



損己者或資諸物或取諸身資諸物者損上益下如初  
九是也取諸身者損剛益柔若九二上九是也說易  
龜山楊氏曰損而剛柔皆應故有孚損之不以其道則  
民不應不應則不孚不孚則凶咎隨之矣尚可以為正  
乎不可正則无往而可也損之以其道而民弗厲雖不  
盈禮鬼神其享之矣故二簋可用享說易  
白雲郭氏曰損自泰來乾之九三損而成兌坤之上六  
益而為艮在卦之象以剛變柔謂之損以柔變剛謂之  
益故曰損下益上以義言之則下流惡也上善善也損  
惡益善則道日進故卦言利有攸往而彖言其道上行  
也或不知居尊之義損天下以奉一人則善日消而惡  
日長矣迂儒方究多儀備物之享不知損過復禮之義  
則天下不勝其僞矣伊川曰享祀之禮以誠敬為本儀

物所以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為僞矣斯言盡之  
也祀事在所損則其他可知二簋應有時者當求俗繁  
文之世二簋可享也時方得禮之中則二簋為不及矣  
所謂可用享者蓋欲著誠去僞損其末節寧儉之意也  
可僅辭也非中禮之享也損剛者損乾之三也益柔者  
益坤之上也損剛益柔有時者亦猶二簋之享剛亦有  
時而不可損也故損益盈虛之道又有時焉遇其時則  
道與偕行矣以此見聖人非固為損益皆因其時而已  
說易  
漢上朱氏曰泰變也損九三以益上六也益上六而謂  
之損上以下為基譬之築墉損其基以增上之高則危  
矣非益也故曰損損下益上者以其下事上之道行乎  
上也故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此以三上二爻言損也



五成  
損六爻皆應有孚也凡損之道損抑其過以就禮義則誠也誠則上下內外无不信乃可損以人情莫不欲損也泰九三正也其始損之以天下之正理非私心有所好惡而損之也故元吉元吉則於理義為无咎始出於正也上九宜有咎然而无咎者損之以正是以无咎自古有損之太過而人情不安或損之不及不足以為損暫行復止人不與之其始不正其終安得无咎故曰元吉无咎損之本出於正雖抑損其過而正理不動則可堅守其正勿失之矣上九不正動則正正則何所往而不利故曰可貞利有攸往此再以泰九三往上言處損之道也損之為用不可常也往而不已將何之乎之往也故曰曷之用此因上九之往以設問也允為口有問之意損益相為用也損益二卦皆有簋象坤為腹為方

震為足艮為鼻震巽為木木為方器有腹有足有鼻簋也以損益二簋論之四時之享春祠夏禴品物以時也其簋不可不損秋嘗冬烝品物多時也其簋不可不益或損之或益之所應之時有不同可用之以享鬼神則一也上為宗廟艮為門闕為手震為長子并自門闕而薦之享也然則二簋可用享者特未定也時焉而已矣則損焉可往而不反哉故曰損剛益柔有時泰者陽息而盈否者陰消而虛盈則損之虛則益之一損一益循環无窮則二簋可用享豈不信乎三代之王所損益可知矣可損而損不為不足可益而益不為有餘因時而行當理而止故曰消息盈虛與時偕行此反復二卦以明損益之用也在卦氣為處暑故太玄準之以減易傳新安朱氏曰損下益上以卦體釋卦名義損而有孚此



釋卦辭時謂當損之時本○二簋與簋貳字不同可見其義亦不同○郭德元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无加諸人與繫矩同否曰然但子貢所問是對彼我說只是兩人繫矩則是三人爾後世不復知繫矩之義惟務竭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官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為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與共之猶慮有不獲者況皆不恤而惟自豐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並語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詳見乾卦自強不息下

伊川先生曰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

之象君子觀損之象以損於己在修損者唯

忿與欲故以懲戒其忿窒塞其意欲也修

藍田呂氏曰山下有澤則損澤之潤以益於山山之物

盛矣損情之忿慾以益其德則德益進矣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脩德可損者莫過乎忿欲忿之不

懲必至於遷怒欲之不窒必至於貳過易說○五事以思

為主故思曰睿睿作聖則德以思而後成也易曰損德

之脩也而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則德之脩也所

當損者惟忿欲而已故德以思而成以忿欲而敗而九

思始於視聽貌言而終於忿思難見得思義者以此此語

和靖尹氏曰聖人象損卦只說箇懲忿窒慾且不說无

忿无慾蓋能懲窒便是損也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為則

是成功處繫辭曰損德之脩也尤更分明寬曰只是克



已也須知得克箇甚如有欲即窒之此是克欲唯忿亦然人病未有不自知者先生曰推此以往无所不克然聖人說仁者先難而後獲今人便說作利心非是且如懲忿窒欲了後獲得箇甚只是无也聖人此語政為今人先獲故言之也如今人事凡執持是定如今已千難萬難不知執持老後又做箇甚使須是到自然不執持處乃成功也若忿欲只管懲窒將去幾時是盡期懲窒時只為克已克到盡處更有甚可執老氏所謂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為此也

白雲郭氏曰山澤言二卦之體損之所以為損柔言損下益上而已忿欲小人之道也惡之所積偽之所生也必先懲忿窒欲以去小人之道然後君子此損所以為一損不復而繫辭曰損德之脩也然欲者平居无時不

生故直欲窒之忿有時而作也遇作之時則懲之而已

易說

漢上朱氏曰山下有澤則山日以削澤日以壅有抑損之意君子觀山之削也則懲忿觀澤之壅也則窒慾艮止也震雷怒也懲忿也允說也坤為土震為足土窒塞之窒慾也忿不懲則凌物慾不窒則溺人懲之然後平窒之然後清君子之所可損唯此二者

易傳

新安朱氏曰君子脩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本義○問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曰伊川將來相牽合說某不曉看來人自有遷善時節自有改過時節不必只是一件事某看來只是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烈又曰聖人取象亦只是箇大約彷彿意思如此若



纔著言語窮他便有說不去時如後面小象若更教孔子添幾句也添不去○懲忿如救火室慾如防水○問通書乾損益動章前面懲忿室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曰所謂懲忿室慾遷善改過皆自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无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並語錄

廣漢張氏曰損卦懲忿室慾懲之為言須思其所以然而懲艾之先覺謂惟思為公室欲某謂懲忿亦然若謂正當發時最好看吾本心此却有病本心須是平日涵泳庶幾私意漸可銷磨若當其發時如明道先生所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可若直待此時看吾本心則天理人欲不相參恐无力也南軒集卷六成如玉書  
東萊呂氏曰山下有澤為損以澤之氣上升滋於山也

雖山在高无假於澤之滋潤然而澤既通上氣脉自損此損下益上所以為損也風與雷相發相益者也風烈所以助雷之威雷震所以助風之勢更相激揚之義所以為益也推山下有澤之象若以勢論之則山澤本不相資山高澤深固自為損以氣論之則山澤通氣本自有相資之理譬如上之於下若征斂哀取基本固自有損若以在下論之自當悅而奉上如澤之滋山並行而不相悖至於風雷之為益則當知更相激發如風助雷之威雷助風之勢方能有益天下萬事皆然羣居相與默默循循安得有益故君子之觀象觀損則懲忿室慾觀益則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二事在學者分上最切大抵聖人言近而言遠最明白親切天下最損无如忿與慾最益则无如遷善改過此二象若甚易知然推到



精密雖為聖為賢亦不外此然於此兩句又自有工夫  
懲窒是也懲者政治刻削之義窒者閉塞止遏之義蓋  
忿慾方興其力甚壯用力稍慢便為所移所以懲之與  
窒正是著力處如敵人相攻必有堅甲利兵高城深池  
方能禦敵否則見困於敵必矣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工夫雖在遷改上尤在則字上見善便遷更无停待有  
過便改更无執吝若雖知善遲滯而不能遷雖知過蓋  
覆而不能改便為小人學者須要看則字若總而論之  
在損所謂懲與窒在益所謂遷善改過皆用力勇猛之

義說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剛應  
於四四以陰柔居上位賴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當損已

而不自以為功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退去之不居其功  
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美非損已益上也於為下之道  
為有咎矣四之陰柔賴初者也故聽於初初當酌度其宜  
而損已以益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尚上也時之所崇  
用為尚初之所尚者與上合志也四賴於初初益於四與  
上合志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損剛益柔有時損不可過抑而居下有為而  
然故事已則當速反於上與四合志損不以中未免於咎  
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當損之始而位乎下時損則損不可  
緩也故以已之事遄往以益上庶幾合上之志而已雖  
損下益上亦不為已甚以失已故其損也酌之而後行  
所以酌者其剛也



廣平游氏曰損之初九曰已事遄往所謂事者損之事也言損初之實以益四之虛也未事而往則恭敬无實而人未孚後事而緩往則於疾无損而事不濟四之志欲損其疾而初遄往使遄有喜焉故曰尚合志也然損下以益上者或失其節則後難繼故必酌損之易說白雲郭氏曰繫辭曰損先難而後易已事謂畢先難之事也遄往後易也以其道先難故言之於初也已事遄往則无咎以明難事未已往則咎矣以彖觀之損下為先難之事也以象觀之懲忿窒欲為先難之事也酌損之者酌其宜而損之過與不及皆非酌損也象言已事遄往尚合志者蓋損下益上則其道上行是以上合六四之志顏淵問克己復禮孔子告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請事斯語所謂已事酌損

也所謂懲忿窒欲也所謂先難也脩德也損之道如是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體艮止也已事者止其事也初九兌決往四成離飛鳥決起之象遄疾之意九居四宜有各已事遄往故无咎四坎水艮手酌損之也志者動於中也事有當損於其初以剛正決斷止之遄往乃无咎如救焚拯溺可也躊躇不往則事已成而不可損於損為有各損宜斟酌可損損之過則非四所堪不及則損之无益尚合乎六四之志而已蓋事有當損彼或不損而至於敗敗豈其志哉已事遄往如魯人欲以璠璣葬夫子歷階而止之是已易傳

新安朱氏曰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深淺也尚上通本○酌損之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問損卦三陽皆能益陰而二與上二爻則曰弗損益之初則曰酌損之何邪先生曰這一爻難解只得用伊川說又曰易解得處少難解處多今且恁地說去到那占時又自別消詳有應處難立為定說也並語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說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元而巳字非損已而有一字以益上也世之愚者有雖无邪心而唯知竭方順上為忠

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九居二非正也處說非剛也而得中為善若守其中德何有不善豈有中而不正者豈有中而有過者二所謂利貞謂以中為志也志存乎中則自正矣大率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中則有益於上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陰剛德已損故以征則凶能志於正則雖損非損其實受益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以剛居中雖當損下以益上能守中以為正不委己以利彼故曰利貞征凶蓋以利中為正征則凶也損不失中雖損弗損有益之道焉上九損終反益故亦弗損益之

廣平游氏曰兌之情說而陽之性好動故損之九二有利貞征凶之戒蓋二既得中矣恐其銳於有為而失中



或至於畔道也○由中出者既已與人已愈多故曰弗損益之而其益无方也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損不可過也故初則酌損之二得中故利正征則凶矣滿招損謙受益中以為志則有受益之道也故弗損益之

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能已事遠往故二有可貞之道可貞而言征凶者三損於上足以致益二復損之則過矣故以征為凶而弗損也弗損所以益得也九二得中故曰中以為志

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二剛中而說動則損剛為柔六五柔也二動以柔說應之枉道干時徒自失已不能益也无益則容悅致凶曰征凶者動而上行以柔為正也若五來下二二往應之弗損已之剛而五自益矣能益其上故

曰弗損益之然則九二利貞者非謂動而以柔為正也  
以中為志守之用剛待上之求者也故曰中以為志也  
易傳曰失其剛正而用柔說適足損之矣世之人愚者  
雖无邪心唯知竭力順上為忠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占者利貞而征則凶也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

也本義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明道先生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无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无一亦无三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入語錄

通志堂



伊川先生曰損者損所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為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為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醇謂濃厚濃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唯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

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也○一人行而得一人乃得友也若三人行則疑所與矣理當損去其一人損其餘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六三本為上六與坤同體若連茹彙征三人並行則反非益上之道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與初九九二皆在下卦以相比三人行者也二爻皆陽已獨陰一人行者也陰陽相耦其體雖兩其致一也二陽與一陰並行則三疑而不一必損一陽然後陰陽各一而可合故曰損一人三雖獨陰自與上九應初二不與焉故曰得其友  
廣平游氏曰上之所任者在道故三得於上為得友友者以道言也下之所任者在事故上得於三為得臣臣者以事上言也三人行三陰之象也三陰雖同類而志



不一於上則於三反為累也故曰損一人蓋德二三故也一人行則三與上為正應故曰得其友蓋德惟一故也已之德二三能无疑乎莊子所謂汝何與人借來之眾者亦言用志之不一也

說易

龜山楊氏曰陰虛而陽實故陽施而陰受受則益施則損蓋天地之義也艮三索而得男兌三索而得女乾坤交索而男女成焉故三之與上所以有構精細縕之義也夫天地之網縕男女之構精其致一至矣是理也可以意致而言之所不能喻也以乾之三而索於坤則是三人行而損一人也索之而男女成焉是得其友也乾坤合而損益之義著非致一其孰能與此哉

說易

白雲郭氏曰三人三陽也三陽彙征而損一人謂六三之損也一人行者上九之行也上九行而下得六三為

應故云得其友也以泰之乾坤論之則三乾也上坤也乾坤交變故繫辭言天地網縕也以三人一人言之則六三兌女也上九艮男也故繫辭言男女構精也三則疑者損之成卦由六三上九之變得其友也三爻雖皆應而非艮兌成卦之主不可言得其友故一人行則可三則疑也三陽盛極必損之道故於六三言此

說易

漢上朱氏曰損自泰變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之上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行則上六下居三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三爻即上爻也故謂之友太玄曰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二七均火也三八均木也猶三即上也萬物之理无有獨立而无友者有一則有兩得配也有兩則有一致一也有兩者益也有一者損也兩則變一則化是謂天地生生之本非致



一其能生乎三陽並進成巽巽為不果疑也故曰一人  
 行三則疑也易傳○又曰伊川易傳損六三曰三陽同行  
 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為三三人行  
 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  
 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  
 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  
 志專皆為得其友也傳言損三益上損上為三以柔易  
 剛二爻升降此正論卦變也叢說  
 新安朱氏曰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  
 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而相與  
 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也本義○  
 三人行損一人三陽損一人一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換  
 得一陰來伊川說六爻說得好語錄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  
 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  
 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  
 善也損於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唯  
 患不速速則不至於深過為可喜也○損其所疾固可喜  
 也云亦發語辭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三志應於上近不相得不固其路使速應  
 於上則初九之應无所間阻故曰損其疾使彼有喜故已  
 亦可喜而无咎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當損之時以盈為疾者也六四以陰  
 居陰謙柔之至損其疾也有所損者必有所益過損則  
 无益无益則有咎故必遄有喜然後无咎



廣平游氏曰物之出有限故必酌損之而所益不過亦可喜而已已則有疾初无可喜也因人以去之故曰亦可喜也六五自上祐六四得其友而為上九忘家之臣豈徒損其疾而已哉

說易

龜山楊氏曰損之為卦用下益上則上皆獲益者也六四承乘皆陰偏於陰者也陰陽失其平則為疾初與已應得陽而損其疾也為損而至於損其疾亦可喜也  
白雲郭氏曰疾害已者也先損其害已者然後過有喜猶已事過往皆先難後易之義也先損其疾至於過有喜喜是以无咎初九六四之辭略相類者上下皆為損之初也亦可喜者能損其疾雖未至於道之大成已可喜矣意必固我久之疾也孔子絕之遷怒貳過人之疾也顏子去之謂之損其疾者如此故曰損以遠害

說易

漢上朱氏曰六四下從初九初九以剛益柔九六離位而六四之疾見矣及其既益各復其所在六四為損其疾在初九為過有喜過者離為飛鳥疾之象也蓋君子見人之善若在己也初九以剛益柔六四亟損其柔以受初之益初九豈不過有喜乎使初九過有喜者六四也然六四亟損其不善過咎未深而害已去亦安得不自喜乎子路聞過則喜是也或曰九二損剛故戒以征凶初九益四非損剛乎曰六四下初九初九往益以剛非損初九之剛也益人而不失己故不戒也  
新安朱氏曰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損其陰柔之疾惟速則善戒占者如是則无咎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於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應乎  
 二之剛陽是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也能如  
 是天下孰不損己自盡以益之故或有益之事則十朋  
 助之矣十衆辭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衆人之公論必合  
 正理雖龜策不能違也如此可謂大善之吉矣古人曰謀  
 從衆則合天心○所以得元吉者以其能盡衆人之見合  
 天地之理故自上天降之福祐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龜弗能違言受益之可必信然不疑也或益  
 之上九自外來而比之況其下者乎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當損下益上之時以柔中居上二當  
 損上益下之時以柔中居下天下之益皆歸焉古者以  
 龜貝為貨十朋之龜利益多也天下之益莫之致而至  
 至斯受之故弗克違凡損所以為益居損獲益為得其

元故曰元吉居獲益則欲長保故曰永貞之吉損也六  
 五元吉吉者以柔中在上而獲祐故曰自上祐也  
 龜山楊氏曰居損之時柔得尊位虛己而下人則謙受  
 益時乃天道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宜其益  
 之者至矣故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當損之時下損上益故君尊之位无不益  
 也十朋之龜元龜也益之至豈獨人事而已雖元龜之  
 靈弗能違此其所以元吉也洪範曰汝則從龜從筮從  
 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六五之元吉猶洪範之大  
 同也自上祐者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  
 乎龜之弗違鬼神從之也先言或益之者由人益之而  
 言也先儒皆以十朋為十龜神龜靈龜之屬非也大貝  
 十朋之龜謂元龜也六五之辭與益之六二同者損至



六五疑於益矣又其反對之義同也或益之謂來益之

不一以見人從之多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五得尊位而虛中上九以剛自上益五

五忘其尊虛中而納之受益者也五受益則天下之善

皆願益之或益之言益之者不一也天地鬼神人道以

謙為貴五受益自天祐之獲元吉復何疑哉上九益五

正也故吉元者吉之至善始終吉也上九自泰九三變

始吉也上九變五終吉也故曰元吉五有伏兌兌為右

自上祐也泰一變歸妹二變節皆有坎離龜象三變損

坤數十四陰為朋十朋也崔憬曰元龜直二十大貝雙

貝曰朋蓋古者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未有用龜至於

十朋者崔說是也三應上四應初五應二十朋之龜弗

克違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

益者也兩龜為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

能辭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則獲其應也本義○或益之

十朋之龜為句語錄

東萊呂氏曰損六五益六二損下益上為損損之為卦

上受其益六五居上體之中受益之主也損上益下為

益益之為卦下受其益六二居下體之中受益之主也

故爻辭多同然損之六五弗克違之下止曰元吉益之

六二弗克違之下曰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其辭煩簡

不同者君臣之地不同也損君也以人君而受天下之

益可也益臣也以人臣而受天下之益其地至難居故

須長守正而歸功於君不可私其善於己故難受眾人

之善合眾善而守之確然不移然眾善本非我有又當



聽人君所用以治天職豈可認為已有哉此所謂王用  
享于帝吉也易說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  
之大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凡損之義有三損己從人也自損以益於人  
也行損道以損於人也損己從人徒於義也自損益人及  
於物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取大者言  
之四五二爻取損己從人下體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時  
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  
為義九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一无者字也以剛陽居上若  
用其一有字剛以損削於下非為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行其  
損變而以剛陽之道益於下则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  
是則宜有所往往則有益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

下孰不服從從服之衆无有内外也故曰得臣无家得臣  
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无有遠近内外之限也○大得志  
也者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行其志也君子  
之志唯在益於人而已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九本為九三雖為損下其實上行故云弗  
損益之損終反益反如益卦損上而益下則可大得志至  
於得臣无家言所有之多也以剛在上受下之益多矣故  
无所施損當反益於下故曰弗損益之易說

廣平游氏曰得臣无家謂三之致一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損之上損之極矣損下益上至於極而  
不知止則終必止而已矣能止而有節豈惟足以補過  
猶可正而有為得臣而无家也故曰弗損益之无咎貞  
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上九陽止乎上能止而有節者



也德宗之播遷卒有忠智之臣為之謀遂至復國非得

臣无家之効歟

說易

白雲郭氏曰一人行而得其友者上九也故无咎貞吉  
利有攸往是由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之所致也得臣无  
家者天地男女君臣皆一象也得臣即得友之義无家  
者致一之臣象言大得志者脩德而至於无咎貞吉居  
上而得臣无家在損之時大得志者无踰於此矣上九  
為損道之成益且至矣无家之臣謂六三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上九損之極乃有弗損弗損於下反以益  
三故曰弗損益之上九如此何咎於損故无咎九在上  
宜有咎也夫益下必以正理正理者天理也益之以天  
理則取之愈有用之不竭人各自得於分量之內故正  
吉利有攸往者六三往也坤為臣二大夫位為家上九

反三則六不比於二故得臣无家其益豈有窮哉又易  
外以內為家四以初五以二上以三外本於內也故虞  
仲翔解鼎九二曰二據四家言四以初為家也言上九  
益下則得人心之服從者无有遠近內外之限非適一  
家以六三之上則內外皆應五之所得不止於二也弗  
損益之其効至於得臣无家則上九之志大有得也无  
求於人益我也而人自益之上九益人之志豈不大有

得乎

傳易

新安朱氏曰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  
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  
費者不待損已然後可以益人也能如是則无咎然亦  
必以正則吉而利有所往惠而不費其惠廣矣故又曰  
得臣无家

義本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十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十六

後學成德



震下巽上

康節先生曰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

詳見泰卦

伊川先生曰益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為卦巽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所以為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為陰者損也陰變而為陽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為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為

益易傳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益者益於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



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損益實一道相須以成德有損而後有益故聖人先求損脩德之序也損而致益損之得也損而元益損之失也得則為善為君子失則為惡為小人此損之道有二也益一而已然損主止益主動止故有孚元吉无咎而後利有攸往益繼止以動故利有攸往而利涉大川也益象虛中而上下二卦皆木所以利涉大川損益之道相為終始故二卦之辭其義相繼易說新安朱氏曰益增益也為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故為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攸往而利涉大川也義本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

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伊川先生曰以卦義與卦才言也卦之為益以其損上益下也損於上而益下則民說之无疆谓无窮極也自上而降已以下下其道之大光顯也陽下居初陰上居四為自上下下之義○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益之為一作益字於道於平常无事之際其益猶小當艱危險難則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於濟艱險乃益道大行之時也益誤作木或以為上巽下震故云木道非也○又以二體言卦才下動而上巽動而巽也為益之道其動巽順於理則其益日進一本益字在日進下廣大无有疆限也動而不順於理豈能成大益也○以天地之功言益道之大聖人體之以益天



下也天道資始地道生物天施地生化育萬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謂无方矣方所也一元有方所一元則有限量无方謂廣大无窮極也天地之益萬物豈有窮際乎○天地之益无窮者理而已矣聖人利益天下之道應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巽下動者損上益下之道木以動而巽故利涉大川否卦九四下而為初九故曰天施地生又曰損上益下又曰自上下下易說

白雲郭氏曰益自否來乾之九四損而成巽坤之初六益而為震是損上之四益下之初也民說无疆者言其為君而厚下也損不以君民為言者蓋其所損或善或惡其道皆上行耳損惡而上行則德日進矣損善而上行是以自厚私己之道故與益為異也然自脩德言之

則先損以遠害後益以興利是以其道大光也利有攸往言往而興利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斯天下有慶矣木道乃行者益之卦象與中孚相類中孚之利涉大川以乘木舟虛也益之震巽皆為木道雖未若中孚之舟虛亦木道行而利涉大川也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取諸益者亦木道之行也益動而巽則无盈滿之累故日進无疆顏淵有若无實若虛終日不違如愚所以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孔子曰益長裕而不設故益裕道也雖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亦長裕不設之大者耳聖人法天地是以中正有慶也損言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則并損益言之益言凡益之道至是損為已事則无損矣惟有益而已與時偕行以言其日進而不已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益否之變損之反也損上之九四益下之初六損上益下也益之巽乃損之兌坤為眾民也損上益下得民之心是以民說无疆者乾上九益坤初也天无疆地與天合德乃无疆无疆則民說无彼此之限故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此以初九言益之道也否自上而下一變漸二變渙三變益漸渙皆有坎離日月象以上之貴能下其下則益道光明文武之下下是也夫損者將以為益也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至於自上下下其道乃大光明矣故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此再以初九推原其變而言益也九五本損之九二反而上往得尊位以中正觀天下六二復以中正應之君臣上下以中正益天下天下受其益是為九五一人有慶則益之道何往而不利哉故曰利有攸往中正有慶此以損之九

二往五而言益也益道之行自上下下為漸為渙皆有涉坎之象巽為木坎為大川木在坎上乘舟之象上益其下百姓親附樂為之用入可以守出可以戰如子弟之衛父兄孰不致其死力以犯大難哉故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此復以初九之變兼上五二爻言益也凡利涉大川言木者三益也渙也中孚也皆巽坎也渙曰乘木有功中孚曰乘木舟虛動者震也巽者巽也无疆者乾合坤也否變漸有離日變渙變益日進而上行益動而巽於理則日進而无疆如寒暑之不停晝夜之有經日益一日莫之能禦以動而巽也故曰益動而巽其益无疆此合震巽二體兼初九之變而言益也天地之益物者以動而巽也天施一陽於地地得之以生萬物自坎至艮自艮至震其益乃盈乎天地之間豈有方所分



量哉益人者動而異於理亦然輔其自然各足其分无方也坤為方乾變之為无方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是也故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因乾降坤升以言益也天地之大損益有時益極則損損極則益其道與天地並是以能无疆故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此再以損益二卦終言乎益之時也在卦氣為立春故太玄準之以增傳○又曰橫渠易解損六三上九曰六三本為上六上九本為九三解益曰否卦九四下而為初九故曰天施地生又曰損上益下又曰自上下下則橫渠言卦變矣

說業新安朱氏曰益損上益下以卦體釋卦名義利有攸往以卦體卦象釋卦辭益動而巽者動巽二卦之德乾下施坤上生亦上文卦體之義又以此極言贊益之大義

○大抵損益二卦諸爻皆互換損好益却不好如損六五却成益六二損上九好益上九却不好○或說損益先生曰勢自是如此有人主出來也只因這箇勢自住不得到這裏方看做是如何唯是聖人能順得這勢盡得這道理以下人不能識得損益之宜便錯了壞了也自是立不得因只是因這箇損益也是損益這箇○問益卦木道乃行曰不須改木字為益字只木字亦得某見一朋友有說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為金易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巽為木是卦中取象震為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五行取四維故也○問木道乃行程傳以為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先生曰看來只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

並語錄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濂溪先生曰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邪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眾善無弗愛且敬焉○又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忌也噫

並通書 ○又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詳見乾大象

伊川先生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為益之道无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於人者无大於是易傳

藍田呂氏曰益增長以為利也風雷振動萬物變而新之有遷善改過之義

白雲郭氏曰子夏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也天施地生所以益萬物者莫盛於雷風也損之象言懲忿窒慾蓋言脩德之始務損去其惡也其惡既損則見善自遷矣然猶曰有過則改者非謂懲窒忿慾之未盡也蓋遷善之際猶或有失焉有之又當不憚改也過謂過失耳非若忿慾之為惡也顏子三月不違仁則亦有違矣不遠復則亦有未復之時矣所謂過也是以顏子克己之始於視聽言動之非禮者皆勿而絕之所謂懲忿窒慾也及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又弗失所謂見善則遷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孔子以謂殆庶幾所謂有過則改也論語亦以不遷怒不貳過



言之不遷怒則所遷者善矣故懲忿窒慾始也見善則

遷中也有過則改終也知此則損益之道盡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風行雷動相薄有聲不知風之為雷歟雷

之為風歟風雷相益也君子見人之善則遷之已有過

則改之忘乎己與人也相益而已益自否來九四不正

之初而正一變成離離為目見善則遷也初六不正過

也初往之四得正有過則改也不遷善則无改過遷善

者以改過為益易傳

新安朱氏曰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

而其相益亦猶是也本義○先生言某昨日思風雷益君

子以遷善改過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猛祖道曰

莫是才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

遷善如慘澹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

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是見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

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又曰

公所說蒙與蠱二象却有意思如山下有澤損君子以

懲忿窒慾必是降下山以塞其澤便是此象六十四卦

象皆如此○問益卦遷善改過先生曰風是一箇急底

物見人之善己所不及則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箇勇

決底物見己有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勇決不容有些

小遲緩並語錄○又曰有心悖理謂之惡无心失理謂之

過通書釋義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

足以益物雖居至一无至字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已四

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順一作巽於賢才也在下者不

通志堂



能有為也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  
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  
須所為大善而吉則无過咎不能元吉則不惟在已有咎  
乃累乎上為上之咎也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  
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  
一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  
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  
一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剛陽之德施益於下故利用大作然必元  
吉乃无咎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當益之時損上益下初九以剛處益  
之下居動之始受上之益利於大有為者也然位卑而  
任重不循其本以獲元吉則未能免咎者也

白雲郭氏曰損為益之始益為損之終損益者始終之  
道也在損之初言當已事至益之初則過往之時矣故  
言利用為大作而繫辭言益以興利其義一也自益之  
一卦言之則初九為益之始自損而至於益言之則初  
九道已成矣先難之事已矣言乎得失則元吉論其脩  
德則无咎當興利之初故利為大作也損益二卦終始  
相通故其辭意相接損之上九曰勿損益之无咎貞吉  
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而象言大得志益之初九言利用  
為大作元吉无咎蓋所以終利有攸往之辭亦知其大  
得志也猶之卦辭損自有孚終於利有攸往而益之卦  
辭以利有攸往為始也下不厚事者益之初九非先難  
之時故雖在下而不必厚於事是以直以長裕之道大  
有為以益天下自然元吉无咎也事如懲忿窒慾損惡



之事固當厚而不敢忽然德既有成當利澤天下非厚  
事之時也何以知其德之成蓋方愈未懲愆未窒之時  
非獨无以致元吉亦且未能補過而无咎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陽為大震為作益之初利用有為而大作  
大作者作大事以益天下也事大且善獲元吉則動而  
无咎初九正得乾之始元吉也坤厚也巽為事震有伏  
巽動則坤見震巽毀下不可厚事也先王用民之力歲  
不過三日唯田與追胥竭作其不可厚事如此為大作  
也非元吉則安得无咎易傳

新安朱氏曰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  
不可徒然无所報効故利用為大作必元吉然後得无  
咎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本義○元  
吉无咎吉凶是事咎是道理蓋有事則吉而理却過差

者是之謂吉而有咎錄語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  
或益之自外來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虛中之象人處中  
正之道虛其中以求益而能順從天下孰不願告而益之  
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  
善夫滿則不受虛則來物理自然也故或有可益之事則  
眾朋助而益之十者眾辭眾人所是理之至當也龜者占  
吉凶辨是非之物言其至是龜不能違也永貞吉就六二  
之才而言二中正虛中能得眾人之益者也然而質本陰  
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求益之道非永貞則安能守  
也一作損之六五十朋之則元吉者蓋居尊自損應下之  
剛以柔而居剛柔為虛受剛為固守求益之至善故元吉



也六二虛中求益亦有剛陽之應而以柔居柔疑從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貞固則吉也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乎祭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既中正虛中能受天下之善而固守則有益之事衆人自外來益之矣或曰自外來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願益之五為正應固在其中矣並易傳橫渠先生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言損上益下之道理不可易人皆信之雖十朋之龜亦不能違此道也往見損九五居中體柔蒙上之益脩報於下享帝之美莫盛於此焉或益之必有自外來而益之者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義見損之六五然益之六二雖居下卦之中天下之益歸之有王者之象焉莫尊於王而受

上之益則所謂上者帝而已矣享于帝吉受天之益也

白雲郭氏曰損益本一道相須以相成以二卦反對言之則損之上益之初損之五益之二也故損上益初其辭相屬而損五益二又大同矣自損五之下去益既遠於益為不及自益二之上去損復遠其辭為已過矣六二柔順中正人之所與故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也或者來益而不一之辭損之六五曰元吉自然之吉也此曰永貞吉久而有守斯為吉也君臣之道不同故其為吉亦異或益之人益之也十朋之龜弗克違鬼神益之也王用享于帝吉天益之也益象虛中而六二謙以居之是以致益之多天且弗違況於人與鬼神乎在謙之彖言天道益謙鬼神福謙人道好謙益之六二皆得



之伊川曰人之為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已而益之者自外來是也苟為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來是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益損之反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故其象同夫子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然異於損者六二受益者也虛中退託又順從之九五自外來而益之或益之者益之者不一天下之善皆歸之也天地鬼神人道貴謙得人如此故十朋之龜弗克違受益者當守而不變愈久而不厭則來益者无窮矣故永貞吉言六二之虛中不可動也乾五為王乾五兼上九為巽巽為工帝者天之工宰故又為上帝象五自外來益二成兌有殺牛于宮象及復於五有外自門闕享于帝之象六二受益不已獲天人之助王者用此爻以享于上帝吉也況六

二平易傳

和靖尹氏曰損益卦中十朋之

是斷句

龜弗克違

錄語

新安朱氏曰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故其象占與損六五同然爻位皆陰故以永貞為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為卜郊之吉占或者眾无定主之辭本

義○

王用享于帝吉是祭則受福底道理

錄語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也乃守令也居陽應剛處動之極居民上而剛決果於為益者一元者字也果於為益用之於凶事則无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當承稟於上安得自任擅為益乎惟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下



專自任上必忌疾雖當凶難以以一无義在可為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為合於中道則誠意通於上而上信與之矣專為而无為上愛民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誠意而所為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有誠孚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是猶告公上用圭玉也其孚能通達於上矣在下而有為之道固當有孚中行又三陰爻而不中故發此義或曰三乃陰柔何得反以剛果任事為義曰三質雖本陰然其居陽乃自處以剛也應剛乃志在乎剛也居動之極剛果於行也以此行益非剛果而何易以所勝為義故不論其本質也○六三益之獨可用於凶事者以其固有之也謂專固自任其事也居下當稟承於上乃專任其事惟救民之凶災拯時之艱急則可也乃處

急難變故之權宜故得无咎若平時則不可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中行者不私於應无所偏係也用心不私以拯凶難雖非王者之佐可以用之牧伯以為藩屏之臣矣體躁居陽上有剛應持此施益用拯凶難乃其固能也故无咎可必然亦須執禮告上公而行方合中道其曰告公者未足專進為王者之佐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益則吉矣而用凶事者所謂吉人凶其吉也三居下體之上當震動之極不用凶事則高而危滿而溢矣非固有之道也所謂凶事者必非衣帛冠布挹而損之行恭而用儉所以固有之也三本剛體而以柔居之故有用凶事之象易說白雲郭氏曰六三居動之極為益之過者過於益下雖不為凶而用於患難之際則得其宜而无咎也有孚中



行告公用圭者信以行之貴於得中而後可以告公用圭也告公用圭治世之禮也益之過厚用於患難則可固有之苟欲用之平世非有孚以中道行則不能固有矣此明時有不同其用亦異也伊川曰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然則孟子謂拯民水火之時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易以正為吉不正為凶六居三不正上巽來益三巽為事益之用凶事也三震動之極為決躁巽其究為躁果於益民者也用之於凶事乃无咎以位不當故也凶事者患難艱阨非常之事唯此乃當奮身不顧如救焚拯溺果於益可也然非有誠心愛民見信於上中道而行亦不可三公位上乾不變為玉震東方之卦交乾為圭圭象春生者也三公以中道上行見孚於上故聘之用圭以達其誠及其既孚上九反三復以誠

信與之用圭之禮卒事則反之告者上告下也伏兂為口告公用圭也夫益用凶事唯有孚中行上三交孚至於告公用圭乃能固有其孚不然公雖人臣之尊位也為善專輒有拊偃其民之嫌雖益猶有各季路為蒲宰脩溝洫不白於君以簞食壺漿與民而夫子止之者亦此類也易傳曰禮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祭祀朝聘皆以達誠而已

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

並本義

○益之用凶事猶言用降

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語錄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伊川先生曰四當益時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巽輔  
上而下順應於初之剛陽如是可益於上也惟處不得  
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足於中也故云若行得中道則  
可以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信從矣以柔巽之體非有剛  
特之操故利用為依遷國為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  
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以行其事  
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  
動也○爻辭但云得中行則告公而獲從象復明之曰告  
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下上  
必信而從之事君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陰居陰體異卑持此施益可以為依遷  
之國純用卑柔仍告上公見從方可用事无剛故也不足

告王故曰告公○本為初六寄位於四居陰體巽所趨在  
下以為依遷之國人所容信然必中行不私然後可告必  
見從蓋上以益下為心也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居下體之上不純乎下六四居上體  
之下不純乎上當益之時損上益下三四既不純乎上  
下則損益皆不過乎中故二爻位雖不中皆曰中行又  
皆陰柔之質不能有所大益不足於王者之事故皆曰  
告公所可用利益者一事而已故六三益之用凶事无  
咎六四利用為依遷國靖難求安而已非過益也三以  
陰居陽可以有為故曰益之用凶事无咎以其所益固  
有以自任也能固有以自任少有為而不過中行足以  
信於上而鎮撫其國也故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寶玉  
國之重器所以鎮撫之也四以陰居陰不及三之有為



无可益者求安而已告公而從其志得矣非有為也傳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凡遷國者必有依於人而後

濟四不能有為可為遷國之依而已白雲郭氏曰三四失中故皆以中行戒之四非有為之地居巽之下不能自動以益人故欲有行也告公而已欲遷國也依人而已不能自用也告公者以益天下之

志告之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四中位六四當位以益下四之初其中下行故曰中行益人者以中道行也三公位初九應四有伏兌兌口告公也兌口坤順允從之象故曰告公雖益人以中道告公而不從亦不可行四諸侯位坤為國四之初遷國也依六三公位而後遷故曰依遷國苟利於吾力不足則依之以遷國可也衛文公依齊桓公而

遷楚丘是也六四告公而從能遷其國者以益民為志公信之也志動於中者也遷大事也傳曰吾不能定遷事有當遷而益者以遷為中不可憚也然非以益民為志雖有強國亦不可依之以遷遷則不利許子是也易傳曰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為戒此言以益下為心而合於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為遷國之吉占也木○中行與依見不得是指誰○利用遷國程昌禹守壽春虜人來占得此爻遷來鼎州後平陽公有功

並語錄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



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一元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權苟至誠益於一作於天下天下受其大福其元吉不假言也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於一作於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為恩惠也○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為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並日易傳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能致益者君也而求其益者天下之民也有孚惠心則所以致益者有至誠之道焉此其所以元吉也有孚惠我德則天下之民求益而得益至誠懷我之德矣此其所以大得志也益之道於是為至損之上九言大得志蓋自損得益而為得志也此言大得志蓋君子有惠天下之志至於天下信而懷其德是為大得志之時也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九五之謂也勿問者有孚惠心无所擇也猶彖言天施地生而曰无方繫辭言益之長裕而曰不設皆无限極之意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二應九五有孚也中者心之象惠者順人心而益之五有惠心二信之益人以誠也五之二成兌兌口問也問而後惠惠亦狹矣勿問則吉之至善故勿問元吉不失其始之吉也五不之二而守中正兌象隱勿問之吉也故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六二中正孚於五者惠我中正之德也九五勿問六二自順我德而



中正之德自益以誠不費之惠也是以九五不動而大得志易傳曰人君至誠於益天下則天下孰不以誠懷吾德而為惠哉

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有信以惠於下則下亦有信以惠於上矣不問而元吉可知

本義

東萊呂氏曰益九五有孚人君但誠心惠民不須問民之感如此然後元吉民皆交孚而惠君之德也苟惠民而先問民之感與不感是計功利非誠心惠民者也安能使民之樂應乎梁惠王徒有移民之小惠已遽問孟子以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此不知勿問之理也

易說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伊川先生曰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陰非取善自益者也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讎怨故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恆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恆如是凶之道也一作謂當速改也○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无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云莫益之者非其偏已之辭也苟不偏已合於公道則人亦益之何為擊之乎既求益於人至於甚極則人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外來



也人為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己益之者自外  
而至是也苟為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  
之者自外而至是也繫辭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  
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  
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  
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君  
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未嘗損己而云莫益之作易者因益卦而言  
爾○體剛質巽志應在下位亢於上故立心勿恒或擊之  
反或益之之義為文故又云自外來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理高極者必危滿極者必溢是以  
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得益詩人美成王言能持盈守  
成則知盈滿之戒古人深慎之也益之上九益道既極

其損將至故莫益之莫益之者莫之與益也莫之與益  
則惟傷之者至是以至於或擊也夫以乾之健猶有姤  
以坤之順猶有復物之所不能免者當是時也戰戰兢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尚懼不免於擊況立心勿恒之  
人乎其凶宜矣偏辭者言莫益之之辭謂一偏於求益  
不已不知持滿之戒故至於極而莫之與是所以謂之  
偏也持滿之道何如孔子所謂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  
是也且方益之時天地人鬼无或不致益焉及其極也  
外來之擊斯亦眾矣謙言天道虧盈鬼神害盈人道惡  
盈益而至於盈其害必至與豐之上六闕其戶闐其无  
人三歲不覲凶其義皆同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益之極有不益者矣上當益三而莫  
益之上三相益有雷風相與之象恒也巽股立也三中







